

經部

詩經稗疏卷二

漢陽王夫之撰

小雅

苹　唐文宗問宰相苹是何草李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文宗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正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然文宗李珏要未審知其為何草也陸璣疏云青白色莖似筯抑與文宗之説又别以義考之當求之

鹿食九草之中故李時珍本草謂是𦳣蒿𦳣蒿一名曰
蒿乃蔞蒿之陸生者也然蔞蒿葉長而花黃亦與疏異
九草中唯薺苨葉如杏葉開花如碗子正白俗謂之杏
葉沙䔖則與疏正合其名苹者古今稱謂之殊也以此
推之食野之芩亦當是水芹芩芹音相近耳要以不出
九草之中為正若夏小正云七月苹秀苹也者又馬帚
也則爾雅所謂蓱者乃今之地膚子草亦苹蓱傳譌之
差大抵漢人傳書多承口授故音相近而字遂無擇以

理事求之斯可為折衷爾

雎　說文雎祝鳩也音思允切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杜預解曰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方言鳺鳩大者謂之鳻鳩小者謂之鷄鳩梁宋之間謂之鷦鳩則祝鳩鷦鳩一鳻鳩耳鳻斑音相近今俗書作斑鳩古者老人杖首刻此鳩取其不噎有祝噎孝養之義故謂之祝鳩而四牡以興將父之思嘉魚以興燕又之養其鳥似鳴鳩而不善鳴辯而梨花點方春尚小則綠褐色或謂

之黄褐侯掌禹錫曰黄褐侯秋化辨鳩黄褐青鵻也然則在春為鵻在秋為祝鳩名隨形異而實一鳥也集傳曰鵻夫不音浮鵓鳩也則沿舊注音鵻為隹音追遂以爾雅隹其夫不當此之鵻誤矣夫不者鵓音浮鳩也其色白故身之白者名為白浮鳩劉宋童謡所謂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也其名隹其不名為隹況名為鵻鵻隹異音鵻與隹其異名縣而一之則失其實矣

滑䤬　毛傳曰滑茜也以數曰滑䤬一宿酒也埤蒼曰

滑滑美貌盖酒經沛酋則清滑而美始成之酤則滓濁而薄今粤西人造酒始成即煮飲之色如泔盖所謂酤也人家所釀澄濾而清者所謂湑也無酒酤我者言不得美酒而聊飲未酋之濁醪也集傳則云酤買也酤酒市脯小人之食而可登之尊斝乎

象弭　毛傳曰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按許慎說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爾雅曰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郭璞注云緣者纏繳之即今之宛轉也弭今之角弓

也盖弓與弭其制不同以絲纒其體而梢大若今大梢弓者謂之弓見角於面而不用絲纒梢枝鋭出末反嚮外若今之鎮江圏弓者謂之弭今圏弓有縁而大梢弓或反無縁與古不同古人利弭之小梢以解六轡之紛結因去其體之縁便滑澤而不罥後人則隨意縁之抑或不縁以從簡略耳要之弭者角弓不纒之名非但指其梢而言故春秋傳曰左執鞭弭弓梢非可執者亦言執角弓耳杜預解曰弓末無縁於末之上脫一反字義

遂不順劉熙乃曰弓末曰簫又謂之弭以骨為之則竟以弭為弓梢不知此之言象弭者偶紀其梢之飾而梢非即弭集傳云象弭以象角飾弓梢亦承劉熙之誤使云以象骨飾弭梢斯得矣凡飾器者皆象牙而言骨者象之牙出吻外非咀嚼之用故古者謂之骨而不謂之牙

旂　旐　斾　鳥章　凡旗幟之屬有縿有旒者為常為旂如今之鑲邊大旗是也雜帛為物通帛為旃其制

皆方通帛者數幅一色如今五方大旗是也雜帛者每

幅色相間如今五色大旗之類是也廣充幅長八尺為

旐下以他帛繼而裁以燕尾為旆其制狹而長如今之

高招是也旗旟旞旌皆如旆而竿首各有所注因以所

注者為别注之以熊虎之皮為旗曲禮所謂載虎皮載

貔貅是也注之以合剥鳥隼之皮毛為旟曲禮所謂載

飛鴻載鳴鳶是也注龜龍之甲皮為旐注草鳥而全其

羽為旞析其羽為旌韓詩外傳所謂赤羽如日白羽如

月是也今皆不存此制唯旌首或以旄牛尾為之幢旒則與爾雅注旄首曰旌之說合爾而他則未有注也常旂物旃廣大而方以備美容為文旌旐旟旗旞狹小而長以便戎車為武旌周禮九旗及爾雅說文皆脗合而可徵也唯考工記言旟旐有斿為異旐施燕尾則為旆其無斿可知雖或有斿必細㣲多歧若如考工記或四或七則三方不相稱矣考工乃先代之書非盡周制則實異而名偶同耳毛傳曰錯革鳥為章白旆繼旐者也

於義甚明鄭氏始誤以鳥章為衣飾及交龍為旂龜龍為旐之畫飾俱非古制集傳乃引曲禮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以附會之與鄭氏禮記注四獸為軍陳之說相左欲以後世之畫旗槪西周之鳥章未見其可也且使如四方四獸之說則南仲所將不應獨缺右部而釆芑唯有前軍六月唯左後二軍皆於事理不合曲禮四獸不言載唯虎皮貔貅飛鴻鳴鳶言載不言繪唯招搖為旗似與今之七星高招相肖葢旗以示衆畫鳥

獸為識而風颭雨濡或舒或卷則文亂而不可辨徒增
熒眩不如注羽竿者之易於詧識作三軍之目也古人
立制質而利用類如此非後代所及也
在宗載考　集傳謂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以實
攷之非也鄭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夜飲之禮在宗
室燕同姓諸侯宗室者宗子之室也按燕以成禮必有
恒所唯諸侯燕大夫則于寢大夫卑以臣禮畜之也公
食大夫之來聘者則於廟以賓禮待之也天子之待諸

侯覲則設斧扆於戶牖之間侯氏肉袒在廟門之東受覲於廟者諸侯尊不純以臣禮莅之也見於廟而燕亦於廟則嫌於純乎賓若改燕於寢則嫌於純乎臣故於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廟臣禮不失而親親之道得行也凡君燕臣必别立主人以相獻酢如侯燕大夫則宰夫為主今此則以宗子為主故毛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侍鄭氏未達斯旨而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説則誤也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

也喪服小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鄭氏以為百世不遷之宗是已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綴之以食者燕食於其廟也儀禮曰大宗者收族收者合而燕食之也諸儒多不曉其說唯杜預宗譜曰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疏之別繼體君為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子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絶於君則適

宗子家也今此與燕之同姓諸侯於天子為服絶故適宗子之家而成夜飲昭穆審親疏辨綴之弗别可以敦親親之恩而不損天子之尊與後世就内殿講家人之禮者異矣大傳曰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唯周為有宗子蓋周公定禮以此為首故書謂之宗禮其制立天子母弟之子以為大宗使世嗣之以序同姓周公之長子伯禽就封於魯其次子君陳留周而世為大宗嗣周公縣内之封逮春秋時有周公閲周公孔周公黑

肴皆世周公之封而為大宗者也天子就宗子之廟以燕侯氏而不為抑諸侯得成夜飲而不為亢則唯宗子為獻酢之主也宗子為主以燕則燕乃宗子之事而族人皆侍雖天子亦聽命於主人而夜飲通矣於此見毛公引據之精而非鄭氏所及若集傳路寢之說與在宗之文不合其誤明甚

焦穫鎬方　爾雅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焦護總一澤之名而集傳謂穫瓠中焦未詳則似未

徼之爾雅也𨚗中在今武功乾州界地接西安鳳翔之間既深入而整居於此則游騎所侵至鎬京之西亦其勢也集傳乃謂方為朔方而鎬為千里之鎬夫整居者在乾州之南反以慶陽之鎬寧夏之方為侵及之地則亦未睹於邊腹之形矣虜入畿甸故曰孔熾猶漢之烽火達甘泉唐之突厥至渭橋也且此玁狁之歸路從太原而出塞則其來路當從鄜延渡河而西非自寧夏入塞而東尤不應至朔方疑此方者唐之坊州地在鄜州

之南故方叔禦之渡河東追至太原而止焦護周之大澤藪水草所便虜既屯聚於此或北蹂鄜坊南掠豐鎬不得遠及西北邊戎之境若出車之詩曰往城于方則以伐西戎而言也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患故備紀其控禦之功而雜言之要非城朔方以捍玁狁葢玁狁在大同塞外則以太原為邊昆夷在河洮秦鞏之外則以朔方為邊兩寇地形相去千里隔以大河不得混而為一也

織文　鄭箋曰徽織也周禮所謂名有屬皆畫其象者

織之為言識（尺志切）也覲禮識之於旂以辨次軍禮各畫

其象以別部伍而使卒識其將也後世軍中猶有書官

位名姓於旂者蓋其遺制韓信拔趙幟樹漢赤幟亦拔

其主將之幟而樹已幟非盡拔其旗也流俗泛稱旗幟

承譌而無別已

以先啟行　馬融論語注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

公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胠商子車御侯鼂杜預解曰

左翼曰啟右翼曰胠非也胠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腋皆名胠也兩翼而一將者為游軍或左或右也啟為前部胠為兩翼而左傳又有先驅申驅又在啟前此所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啟而行即所謂先驅已蓋首部居大隊之前與左右中後為五部而先驅在大隊外遠探冦勢猶今所謂哨馬撒撥者是啟未行而此先之集傳曰啟開也未悉

魚鼈膾鯉　大射禮羞庶羞鄭注曰或有魚鼈膾鯉雉

兎鶉鴽蓋燕禮牲用狗膷肝膋狗胾醢庶羞之正也其有炰鼈膾鯉者加之以示優故云或有詩稱之以紀其饌之盛也

張仲孝友　禮與卿飲則大夫為賔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賔鄭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為賔燕主序歡心賔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宫敬叔路堵父為客此之謂也君燕卿大夫膳夫為主而别命賔則君與所與燕者皆尊安矣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者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為

賓與卿飲大夫為賓之禮也毛公謂孝友之臣處內宣王時執政有仲山甫不聞張仲之治內集傳以為與燕者則與燕衆臣不無可稱而何獨矜張仲耶

芑　集傳云即今苦藚菜按苦藚者廣雅之所謂蘪也蘪與巨通人家圃種之非菑田新畬所有芑者似苦藚而莖赤葉多歧苗初生可食五月則中抽高莖莖端出一花色黄似旋葍花顔氏家訓謂之游冬俗嘑野苦藚一名蒲公英一名黄花地丁生野田中正與詩合又枸杞一

名為芑苗葉亦可茹要非田畒所生多生水次豐水有芑或為枸杞以枸杞出秦中故可據為豐水之有異物同名致義類而知之又不可以一槩論也

簟笰魚服鉤膺鞗革　笰車之後蔽也爾雅輿草肯謂之䡊後謂之笰竹肯謂之禦後謂之蔽以竹簟蔽後輿而謂之笰者竹外有草也服牝服也箱也音房富切讀如負以魚皮鞔車旁如大車之服然魚鮫魚也一謂之沙魚所以知非矢箙者此皆言車不當及矢箙也簟笰

也鉤膺也金路之飾也魚服也鞗革也革路之飾也天子既賜方叔以金路寵之以公侯之禮而又賜之革路以即戎故曰路車有奭奭盛也言其兼有之盛也奭讀如名公奭之奭毛公以奭為赤貌鄭氏以服為矢服及鞗革為轡首集傳兩從之俱於車制未悉

隼　郭璞曰隼鶻也按鶻似鷹而大尾長翅短土黃色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覩出遼東者最俊謂之海東青其羽用為箭翎亦有黑色者張華謂似鷹而大俗呼早

鵰是也出西方者謂之鷲若隼則似鷹而小一名鷂一名鷂一名題肩今人但嘑為鷂子擊鳥必準故水準之準从隼鵰自鵰隼自隼故禽經曰鵰以周之隼以尹之明其非一物矣若李善文選注云鷙擊之鳥通嘑為隼其謬尤甚鵰海東青也晨風鸇阿稭鶻也隼鷂也鴟也鷂也古今異名淺人遂至殽亂

振旅闐闐　郭璞爾雅注曰闐闐羣行聲許慎說闐盛意與郭通繫之振旅之下於義為允鄭氏乃謂又振旅

伐鼓闐闐然集傳因之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軍以鼓進以金退有功而入宜奏愷樂樂師典之大司馬執律以齊之安得鼓聲獨震耶且鼓聲既曰淵淵矣又曰闐闐詞不贅乎是知闐闐以形容羣行之盛而非言鼓聲也若孟子所云填然鼓之者則填之為言塵也塵坌也言衆軍齊進如塵坌起也與此闐闐正不相通

漆沮　陝西之水名漆者有二一出扶風縣水經所謂出扶風杜陽縣之俞山東北入於渭也一出永壽縣流

至耀州合於沮禹貢所謂渭水又東過漆沮合於河也此詩及綿之篇所云漆沮連類而舉知其為永壽之漆矣沮水出宜君縣逕耀州合漆又逕同官至富平縣合北雒水入於渭水經所謂北雒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河是已然沮水過祋祤而不逕入河則水經之踈也禹貢言渭東過漆沮入河是漆沮合渭而後入河不自耀州東北徑入審矣耀州本乃孔安祋祤地國書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雒水出馮翊縣北其曰亦

曰雒水大誤雒北雒水也漆沮至富平縣始合北雒北雒出延安雒川縣西非即漆沮特其下流相合耳集傳承孔氏之誤亦云在西都畿内涇渭之北所謂雒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州至同州入於河既不知雒水之有别源又不知漆沮北雒合而入渭同渭入河而不自入於河朱子當南渡之後北方山川多所未覈胡不取禹貢本文一疏析之以折孔氏之謬耶若自土沮漆注又謂二水在豳地尤謬漆沮二水出邠州之東北過邠東而

入渭不復遷邠自土沮漆者言邠之東界耳

百堵皆作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凡五百丈集傳以為築室以自居安有乍還復業之流民而能築此廣袤之室乎若斯千言百堵則天子之新宮故其詩亦謂之新宮鄭箋曰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牆壁者城垣也國已壞滅則城郭頹圮百堵之作其為築城明矣若民之屋舍則厲王之世西京未遭兵燹不應毀敗蓋當厲王失道諸侯擅相吞滅國破民流而宣王興滅

國而為之安集如鴻雁之飛集故詩人詠之非流民之自言也使為還歸之民復業築舍而自言則誰無室家之情而有得謂其宣驕者乎新造之君大修城池為長久之計愚民難與慮始固或譏其夸功自侈鄭箋云謂役作衆民為驕奢是已

穀　毛傳曰穀惡木集傳云穀楮也郭璞云皮作紙璨曰穀一名構名穀者實如穀也穀木之穀从㱿从木五穀之穀从禾本不相通璨說殊為附會今按楮之與構

本為二種流俗不分混呼為榖其一喬幹疎理結實似楊梅者皮粗厚不堪作紙皮間有汁如漆而白可用塗金者構也而本草呼其子為楮實子實紅熟時房中小子如粟故璨謂其實如榖其一樹小枝弱條徑如指大皮可為紙亦不結實此則楮也榖也楮非構又不結實璨與木草兩失之構樹高數丈不能託生於檀蔭之下楮小而庳喬林之下多有之古無楮紙而此木葉粗枝細同於漼莽故毛公謂之惡木若埤雅云皮白者是榖

辨者是楮有辨者曰楮無辨者曰構又析為三種實亦不然

下莞上簟　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集傳則曰莞蒲席今按莞與蒲本非一種爾雅莞苻蘺其上蒚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江東謂之苻蘺言西方人呼蒲為莞則亦以明其為方言之譌而莞本非蒲也蒲洪以池生瑞蒲人謂之蒲家後因草付之讖改蒲為苻蘺之苻則苻蒲不分羗氏之語耳按本草言蒲似莞而

葉圓今陂池泛生葉粗而易斷僅可作米鹽包者蒲也其葉厚而細堅韌可為席者莞也周禮蒲筵莞席亦足證莞之非即蒲矣劉宋起居注韋朗作白莞席三十五領昔人蓋甚珍之非蒲比也古之坐卧有筵有席下莞筵也上簟席也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張揖亦曰簟笙席也杜甫詩有桃笙蓋桃枝竹席書顧命篾席黼純孔安國注云篾桃枝竹桃枝竹者實竹也此詩之簟蓋桃枝竹為之而鄭氏謂為竹葦葦席今之蘆席麤惡殊

甚唯喪禮設之唐郇模請以葦褁尸而君子寢之乎載弄之瓦　毛傳以瓦為紡塼集傳因之然弄璋取義於君王弄瓦當取義於酒食所祝者乃天子之女其嫁必為公侯之配雖親蠶而無紡績之勞未有故以賤役辱之者唯賓祭之尊俎籩豆不容不議耳且紡塼麤笨非小兒所可弄然則瓦者蓋燕禮之所謂瓦大禮器之所謂瓦甒有虞氏之尊以供君之膳酒者也弄之亦議酒食之意要此所云弄者或三月或周晬聊一弄之若

顏氏家訓所云試兒今俗晬盤抓周之類非與之尋常玩弄者璋瓦皆重器而脆易刓毀豈以授嬰兒者哉

犉　爾雅黑脣犉又曰牛七尺為犉尸子亦云然此所言九十其犉者當以牛長七尺言之猶衛詩之言騋牝其長大以統其庳小極詠其盛也若謂是黑脣之犉則黃牛之脣十九皆黑不足見其多矣殺時犉牡亦言其長大博碩爾祭牲雖辨色未聞辨之於脣故云有捄其角牛大則犉長唯長七尺故其角捄然也

虺蜴　許慎說虺以注鳴今傳注家或謂虺為蛇又或以為蝮蛇或以為土色反鼻鼻上有針之蛇者皆誤蛇固不能鳴即有鳴者亦不以注顏之推以韓非子有螝兩首之說而湯左相仲虺亦作仲螝因證螝之即虺而猶疑虺之為蛇今按明道雜志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土人言此蛇老蚓所化又謂之山蚓以韓非子兩首之說考之則虺蓋老蚓耳蚓每夜長吟不辨其音之所出兩端皆首或以注鳴也宣和博古圖器

有蟠虺文者蜿曲長細如蚓古銘有云為虺弗摧為蛇奈何若蝮與反鼻之蛇較蛇尤毒非銘防於未甚之意唯老蚓弗摧則恐成巨蛇耳方書言蚯蚓齧人能令人生疮如大風法用百舌窠土或鴨通傅之故曰虺毒乃此詩初不以毒言而但刺其言之無倫蜴蜥蜴蠑螈也蠑螈不傷人而但以胸鳴胡為虺蜴者言凡人之言皆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言行顛悖不循義理豈以注鳴以胸鳴而不自口出耶若陸璣以虺蜴總為蠑螈之别名

尤屬鹵莽

朔日辛夘日有食之　此詩小序及申公說俱云刺幽王而鄭箋獨云刺厲王集傳改從序說自不可易但無據以折鄭氏之誤爾今考竹書紀年幽王二年涇渭雒竭岐山崩三年嬖褒姒五年皇父作向六年十月辛夘朔日有食之則此辛夘日食在幽王之世明矣竹書雖有戰國史官附會增益之文而編年精審實三代之遺傳故朱子亦信為徵據見語類且以皇極經世內篇參之

幽王元年庚申六月乙丑其年十月距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歲二月凡五十五年零四月按春秋是年二月乙巳日有食之杜預據長歷定為辛卯合朔今以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積之自幽王六年乙丑十月辛卯朔下至平王四十九年辛酉二月朔實積得二萬零二百零七日歷三百三十六甲子又四十七日則是年二月朔當為丁丑其差八日而以二十八月一閏距二閏之間則五十五年零四月首尾二閏差十六日以

小盡故其縮八日則隱公三年二月朔正己巳矣今以日法求之梁虞𠠎歷唐傅仁均戊寅歷一行大衍歷元郭守敬授時歷皆推得幽王六年二月乙巳朔入蝕限上推下推雅與竹書脗合而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竹書正與詩合則此詩之為幽王而作顯有明徵矣

螟蛉有子果蠃負之　先儒及諸傳記皆云果蠃負桑蟲之子鼓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蟲因化為果蠃流俗因呼為人後者為螟男至陶弘景始云果蠃一名蠮翁

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蟲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為糧也詩注言細腰之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使變成己子斯為謬矣段成式亦云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不獨負桑蟲又陶輔桑榆漫志云於紙卷中見此等蠭因取展視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為窠有一青蟲乃蠭含來他蟲背上負一白子如粒米後漸大其青蟲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蟲亦漸次昏死更

後看其子皆果臝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蟲亦漸次死腐
就為果臝所食食盡則穿孔飛去又韓保昇本草注云
有人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果
如陶說蓋詩人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近世王浚川雅
述陳明卿類書皆與二陶段氏之說合夫之在南嶽有
山僧如滿言其如此因導夫之自於紙卷中展看一一
悉符陶段之說蓋果臝之負螟蛉與蜜蠭采花釀蜜以
食子同物之初生必待飤於母胎生者㳄卵生者哺細

腰之屬則儲物以使其自食計日食盡而能飛一造化之巧也乃詩以興父母之教子則自有說而羅願爾雅翼云言國君之民為他人所取爾不知似字乃似續之似遂附會其說猶云鳴鳩鳴鳩既取我子亦可謂鳴鳩以衆鳥為子乎願知果蠃之非以螟蛉為子而遠附序說近背下文於取興之義無當詩之取興蓋言果蠃卒勤攫他子以飤其子興人之取善於他以教其子亦如中原之菽采之者不吝勞而得有獲也釋詩者因下有

似之之文遂依附蟲聲以取義蟲非能知文言六義者入之聽之髣髴相似耳彼果𩙪者何嘗知何以謂之似何者謂之我乎物理不審而穿鑿立說釋詩者之過非詩之過也

桑扈　桑扈大如鴝鵒蒼褐色有黄斑點喙微曲而厚壯光瑩俗呼蠟觜好食粟稻爾雅云桑鳸竊脂竊脂者其色也竊淺也脂白也淺白者白間青俗謂之凡灰色丘光庭曰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釆桑之時見有

小鳥灰色俗呼白頰鳥是巳爾雅又云夏扈竊元秋扈
竊藍冬扈竊黄棘扈竊丹於例可推竊如虎豹竊毛之
竊郭璞不詧謂其好盜脂膏陸璣亦曰好竊人脯肉鄭
箋遂云桑扈肉食不宜啄粟集傳因之然則竊玄竊黄
何者為玄為黄而盜之以食也耶且脂膏脯肉不於庖
厨則於庋閣從未見有野鳥飛入人家盜脂脯以食之
事偶有之亦非彼所恃以食如鼠然者且彼亦何從知
入脂脯之所在而能巧伺以竊乎凡小鳥之屬肉食者

皆啄蟲耳然亦未嘗不食粟爵燕雉鴿皆是也桑扈好
食粟稻尤有明徵率場啄粟正其性然而箋傳以為失
其天性誣矣此詩所興言小鳥之率場啄粟人無惡害
之者得以自遂而顛寡之罹岸獄曾不如也故云哀我
哀其不如鳥也豈嘗有桑扈不宜食粟之意哉陸佃乃
謂爾雅有兩桑扈竊脂一則盜脂以食一則為淺白色
不知爾雅之重出者非一拘郭鄭陸璣之說而曲狥之
為陋而已矣

如或醻之　集傳曰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按鄉飲酒及燕禮主人致爵於賓賓受而卒爵者獻也賓致爵於主人主人受而卒爵者酢也若醻則主人送酒於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復位主人揖降遂降立於西階下不即飲也故鄭注云醻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則醻酒非得即飲之集傳誤矣顧於信讒之義無取是以鄭箋云醻旅醻也旅醻之禮媵酒者實解送賓奠於薦西賓受之就主人乃飲而更實之以授

主人主人受以醻介漸及衆賓蓋行酒也故鄭箋云如
或醻之者謂受而行之其義精矣

予慎無罪　方言慎憂也宋衛之間憂或謂之慎此詩
言天之降威已憮將無所別於善惡予不得不為無罪
者憂也集傳詮慎作審於文義不暢

暴　毛傳曰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按春秋公子遂壬
午及趙盾盟於衡雍乙酉及雒戎盟於暴相去三日就
盟兩地暴去衡雍甚近可知杜預解曰衡雍在滎陽卷

縣晉文公作天子宮於衡雍而會於温其地皆在今懷慶府杜預又云㬇㮚鄭地盖東遷之後㬇㮚公亡而鄭并之非地近新鄭也蘇者蘇忿生之國其地在温一曰蘇一曰温春秋狄滅温左氏傳曰蘇子叛王王即狄人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傳言蘇子而經言温蘇之即温可知矣温今懷慶温縣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謗云畿内者東都之畿也

塤箎　風俗通云塤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

通鄭司農衆曰塤六孔未言其二通虒風俗通云十孔長尺一寸世本云有觜如酸棗鄭司農云七空讀如孔張揖云有八孔前一上三後四頭一諸說不同集傳所云則據五經要義之文要不審其孰是凡此類無從考定博記以俟折中可爾

杼柚　方言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譚地正在東齊云杼柚者其方言也序言困於役而傷於財杼柚其空言空國以從役也鄭箋以杼柚為持緯

受經之具則職貢有絲麻而無布帛與後世庸調用絹者不同覲問雖有幣自有常制不致遂空機杼毛傳云空盡也言人力盡於輸作是巳

佩璲　毛傳曰璲瑞也鄭箋云以瑞玉為佩集傳因之按瑞者諸侯命圭之名瑞信也以為述職之信也藻藉而執之覲於天子納之於王其歸國仍反與之且五等圭璧頒自王廷非諸侯之貢王者各有常制不可得而長短尤非琚瑀衡璜之屬可為佩者則鄭氏瑞玉之說

不典明矣按崔豹古今注曰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故曰縌許慎之所謂綬維也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然則璲者綬下之維以綴佩用絲爲之故曰鞙鞙不以其長也說文無璲字其字作繸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五霸迭興戰爭不息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繸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秦以采組連結於繸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徐廣注曰今名繸爲縌則繸爲綬維亡疑而青州貢絲則固爲譚之

職貢也

先祖匪人　箋云先祖匪人乎何為使我當此難乎以不勝亂離之苦而遂詈及先祖市井無頼者之言而何以云小雅怨誹而不傷乎其匪人者猶非他人也頍弁之詩曰兄弟匪他義與此同自我而外不與已親者或謂之他或謂之人皆疎遠不相及之詞猶言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也鄭氏說詩滯於文句而傷理者不一如言從之邁則云欲自殺求見古人匪上帝不時則云紂之

亂非其生不得其時如此類迂鄙不成理者集傳俱闕之而於此獨未削正何也

我從事獨賢　小爾雅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賢之訓多與射禮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同義故孟子曰我獨賢勞言多勞也以為賢不肖之賢則於文義不通

鼓鐘將將　將將聲之大也喈喈聲之和也湯湯流之盛也湝湝流之徐也大與盛和與徐各以類與毛傳無所分別集傳因之失之疎

笙磬同音　毛傳曰笙磬東方之樂也蓋笙磬者磬名非笙與磬也周禮眡瞭擊頌磬笙磬鄭注笙生也頌或作庸功也有謂笙磬與笙聲相應頌磬與鏞聲相應者失之頌聲猶春秋之有頌琴頌為磬名則笙非有簧之吹器可知大射禮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注曰東為陽中萬物以生太蔟所以金奏贊揚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笙之為言生也笙磬一物而曰

同音者毛傳所謂四縣皆同是也笙磬笙鐘鎛一縣也建鼓在西者與應鼙二縣也頌磬鐘鎛三縣也建鼓在南者與朔鼙四縣也統諸笙磬以該三縣者笙磬在阼階東北上為四縣之尊以振諸樂羣聲之統也

或肆或將　毛傳曰肆陳將齊依下去聲也鄭箋曰或肆依下或肆或將

音別其體骨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今按此連剝亨而言未及陳列奉進肆當從鄭將當從毛儀禮肆與鬄同析解之登俎也爾雅將齊也郭注曰謂分齊也齊音才

細切所謂分齊者如所俎用心舌祭用肺尸俎用右肩祝俎用髀之類各有所宜分故謂之齊若以陳進言之則當在為俎孔碩之下矣此詩一章言粢盛二章言犧牲三章言俎豆俎豆陳而後及獻醻四章言致嘏五章言尸謖以及餕餘而六章終之古祭禮之次第節文犂然此以攷讀者當循序求之若方言剝亨而遽及陳列奉進則淩雜而無章矣

祝祭于祊　鄭箋云使祝旁求之平生門内之旁今按

有司徹禮乃䝭尸俎注曰獨言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故出迎尸者主人而異於正祭之使祝迎盖儐尸者不事神而專事尸無祝告不拜妥不嘏祝無事焉或諸侯之繹禮其禮甚當其負也有告祊之事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于祊祝告也非謂大祝之官也所謂祝者若少牢饋食禮祝曰孝孫某圭為而絜薦之者是也祝於門而饗尸於堂重在尸而不在祊禮器曰為祊於外注云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郊特牲曰

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祊宜在廟門之西室門者廟門也門有室焉鄭氏云平生門内之旁未是祝不言使鄭氏賛加使字即繹祭用祝而祝祭必君自涖之祝不專其事祝不專事則求神者君自求之不當云使祝旁求也則祝為祝告之祝而非大告之祝明矣但此詩言烝嘗之正祭方在剥亨肆將之始不當遽及繹祭則意郊特牲所謂索祭者薦孰之後有此祝告於祊之禮正祭及繹皆有之而繹則省直祭而存索祭不必繹而始祝於

祊也時享禮亡鄭氏亦無從攷而漫以意度之爾

曾孫田之　曾孫者對曾祖考廟而言也大夫三廟一始祖二祖三禰不祀曾祖不得稱曾孫少牢饋食禮筮祝蝦皆稱孝孫孝孫者對祖而言凡稱曾孫皆君也書曰有道曾孫是已若楚茨之稱孝孫則自成王對文王而言天子可稱孝孫卿不可稱曾孫足知此詩非公卿有田禄者之詩矣自此以下數章集傳皆云有田禄者諸侯入相於天子在侯國且不敢用侯禮故衛武公乘

重較而不乘輅車若卿食侯禄不世其國自循三廟之制況云有田禄其詞尤卑乍有而非固有安得遽立五廟且此詩云從以騂牲異於周公之用白牡啟毛㲖膋殺用鸞刀尤非人臣所得而用楚茨云絜爾牛羊大牢具也以往烝嘗天子之歲事異於諸侯之嘗則不烝也祝祭於祊直祭索祭而兼舉也鼓鐘送尸者尸謖而金奏肆夏也甫田云以方者大司馬羅獘獻禽之祀天子之獮也大田云俶載南畝者耕耤之禮也皆天子之事

非人臣之所敢僭凡此諸篇皆當以序傳為正

南東其畆　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畆步百者積一畆之實也取百步之積而方之則每方十步而黍稷菽麥之地與稻田殊其塍埒必狹長乃可行水然朱子謂廣一步長百步則大狹而與井地不合且田體皆順抑與此言南東其畆者殊異南東其畆者或南北其畆或東西其畆也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一畆之積廣五步凡三十伐徑二十

步凡五列之每列縱者四畞横者四畞兩縱三横或三縱兩横而成一列為二十畞五其二十為步百以成一列五其列則每方百步積萬步而為百畞此則夫田之可方者也而二十五其四以成一夫縱者半横者半故南山之詩曰横縱其畞横者南縱者東也一縱一横交午而成方則畛間之水各因其徑為所注於遂之道矣百畞而一夫夫有遂廣二尺深二尺都鄙之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廣四尺深四尺十里為成成有洫廣八尺深

八尺百里為同同有澮廣二尋深二仞則溝洫皆方而起於四十井為成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而旁加一里也要其數皆以四起則與四畆之徑廣各二十步而一方同四者開方之數所自生也都鄙近國車馬往來之衝故方之以便行而一夫之田或縱或横則猶相互焉若鄉遂之制變九而十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十相乘勢不能方或屈一夫之遂

縱之橫之以就溝或一夫之遂如都鄙法而十夫之遂則兩列各四夫一列二夫兩溝而成一列廣四夫長五夫積五列而成洫一縱一橫逮乎五其二十而百夫溝上之畛猶必有齟齬不受之處而形如凹字之半積百而千積千而萬三十三里少半里猶不齊也九州而同而後方百里齟齬者得互相受而疆界始方焉則自一夫百畒以抵於東其或東或南犬牙相入而畎畒遂溝洫澮川參差縈紆者不一也溝洫本瀉水以防滂而直

流大急則又苦其易熯故曲折之以節其流且地勢之高下無恒亦因之以輸瀉而不滯乃鄭氏周禮注曰以南畝圖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是抑與朱子廣一步長百步之説小異大同無復紆折而徑畛涂道皆直截盖鄭氏以南畝圖之而不以南東其畝圖之也唯南東其畝則徑畛涂道畎溝洫澮皆隨之以紆回水流既節而抑可以限戎馬後世秦州地網河北塘水皆跡此而為之者故郤克使齊盡東其畝而國佐

對曰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畆唯吾子戎車是利此之謂也若使盡如朱子廣一步長百步及鄭氏一縱一橫之説則與郤克之虐令何以異哉況周之授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一夫而或百畆或二百畆或三百畆其大小區方尤不易齊周禮言井牧其田野左傳井衍沃牧隰皋牧異於井其畆夫井邑丘甸之或縱或橫必相地勢以經畫其疆理安得盡使截然方折以趨川耶意此疆井之制太公實以兵法寓井田而密用其形

勢既以治周畿内之田而抑行之於其國故此詩言南東其畆齊風亦言横從其畆而國佐之對亦引此以折郤克唯齊為世守其法而他國無聞焉則孟子所謂暴君汚吏慢之者也

中田有廬　鄭箋曰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曰便其田事則固非農人之恒居矣乃韓詩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畆廣一步（與下一步一字皆十字之譌）步長一步為一畆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畆八

家為鄰家得百畆餘夫各得二十五畆家為公田十畆餘二十畆共為廬舍各得二畆半八家相保詩曰中田有廬趙岐孟子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畆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畆半朱子謂五畆之宅一夫所受二畆半在田二畆半在邑盖本諸此乃攷周里畆之制則有必不如此者大戴禮曰百步而堵三百步為里王制方一里者為九百畆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漢書食貨志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是一步六尺一畆百步周制

也百步之制韓詩所云長十步廣十步者以方計之也
金仁山所謂闊一步長百步即今種豆麥之田疄者以
長積之也大槩積方一步者百則一畝矣至漢武帝始
增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古之畝非今之畝也周之一畝
積方六尺者百周尺六尺抵今尺三尺六寸無論其為
方為長而其積實要止於此廬舍之地異於田疄不可
以長計當以徑十步廣十步為率積方二百五十步每
方十五步七分稍弱每方九十四尺八寸以今尺計之

每方五丈六尺八寸八分耳廬之四周有牆牆內外有
塹有溝牆外有桑地牆約一尺餘溝塹內外約五尺餘
桑地約七尺槩當每方約去地一丈四尺從廣相距約
去地徑者二丈八尺周遶相距約去地五丈六尺是為
廬之址徑廣相距每方二丈九尺而已而父子異室餘
夫且有棲宿之所舂炊有室牛羊有枯棧雞豚有橧塒
蔬果有圃穫暴桑有場八口之家勢所必具而不可缺不
知此三丈之內何以能置頓而無不足也若二畝半之

在邑者以方百里之國計之提封萬井為夫家者八萬則於邑中當以二十萬畆為之宅積二十萬畆之實得為方一步者二千萬步以方約之其地徑廣各四百四十七畆疆三百步而為里當得十四里零十分里之九而朝廟市廛學校澤宫宫署卿士大夫商賈府史輿臺之宅舍賔客之館垣府藏倉廩廐阜委積圜土犴獄之所巷陌溝涂城塹之閒地當復如之則是一城積四十萬畆每方六百三十二畆徑廣各六千三百二十步為

里者二十一里疆百里之國殷之侯國周子男之國也而其城之大且如此若周制公侯之方五百里者提封二十五萬井雖有下邑采地或分處之而國都邑居之民參分得一亦六十四萬家其城之廣闊愈不可涯計矣春秋傳曰大都參國之一又曰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為雉一雉而當五步百雉之城其圍一里零三分里之二其徑七十五丈以步計之止一百二十五步其積實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以畆計之一百五十六畆四

分畝之一既不能容所食采邑夫家之宅而國都參於
厶邑以三乘之當止九百丈之圍城中積得十四萬零
六百二十五步以畝計之得一千四百零六畝稍彊又
惡從得二十萬畝為夫家之宅乎又況大國之提封二
十五倍於此者乎使果有四十萬畝之城其圍八十四
里彊以雉計之五千五十六雉而參國之一者其圍八
千四百八十二步以雉計之一千六百八十五雉半彊
與所謂都城不過百雉者幾相去二十五倍其說之不

符遠矣鄭司農衆曰營國方九里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天子之都其提封百萬井而都城止方九里豈區區方百里之國而有方二十餘里之城耶緜之詩曰百堵皆興以大戴禮百步為堵計之岐周之城圜止萬步以五板為堵計之止五百丈亦可證其不能容此衆民之廬矣然則二畝半之宅在國者既國中之所不能容二畝半之宅在田者又不足以容八口之夫家是孟子所謂五畝之宅者壹皆在野其徑廣各二十五步

二尺彊為周尺者十三丈四尺當今尺八丈零四寸粗可為八口牆桑塲圃尻室之宅地孟子言宅此詩言廬宅非廬其不相通明矣宅者民之恒尻也非止取便田事必因山水樵汲之便陰陽嚮背之宜自其先世以來長子孫於斯土八口各自為封域以别男女而息雞豚糞壤之爭非先王制産而始有者則亦不在經界之内任土而受均其廣狹一因原隰自然之勢而不可以畝計者也周禮上地夫一廛中地一廛下地一廛鄭司農

衆曰廛居曰揚子雲有田一廛百畒之居也但田百畒即有宅地一廛田以畒計而宅無定限明矣若廬者則耕穫之次舍暫息而非所凥者也許慎曰廬寄也云寄則非民之恒處而異於廛宅可知蓋於公田之中割二十畒為草舍八家通一無户牖牆壁之限前為場圃後為廬舍安置耒耜收斂秉穧耞撃稾秸以蔽風雨而便事婦子來饁有所陰息田畯課耕有所次止先王周恤民情而利其用於此為悉而李悝商鞅之流以為閑土

而辟之是以後世無存者故鄭氏曰農人作廬以便其農事此之謂也故曰中田有廬有者非固有之詞若以為恒處之宅則誰無家室而與疆埸之瓜或有或無者同侈言其有哉且如韓嬰趙岐之說民無適處乍邑乍田負釜甑牽雞豚扶老提幼以徼徼於道路在田之倉庚誰與守之在邑之餱糧必日有負輓之勞卒有氷雪彌旬饋運道阻樵蘇不給勢且餒困於城市田棄中野糞治不發肥者成瘠況北土兼植五穀麥播於秋培於

冬芸於春穫於夏粱稷稻菽種於春芸於夏穫於秋終歲無閑田即無閑日方冬入邑原野閴寂無人虎狼恣其出入麕麚闖其庭戶盜賊乘虛而發鄰國越境而侵溝洫崩坍而不修茅桷飄搖而不葺而邑尻不習商賈無魚粱之利無狩獵之獲無園圃之蔬無牧豕栖雞之地老無所養病無所飲辛苦墊隘永無安尻之樂虐民不仁無踰此者而謂先王之為此哉故知二畝半在邑者必無之事也若趙岐所云入保則四郊有警正卒入

守之寓舍葢檀弓所謂負杖入保者是旣非携家而往不必人各有廬而須二畝半之廣使盡室入保城郭正似後世清野之虐令虚鄉遂以延寇深入而原野蕭瑟民無以存其又何以為國乎故信韓嬰趙岐不經之說而不通之以事理幾何不以王政賊天下也

祭以清酒　鄭箋曰清酒謂玄酒也按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鄭氏注曰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不知康成之何以明於注禮而暗於箋詩一若兩人之言也使

清酒果為玄酒復何以云爾酒既清耶韓奕之詩曰清酒百壺顯父豈以百壺之水餞韓侯哉禮運玄酒在室澄酒在下澄酒清酒也清玄之别審矣鄭司農衆曰清酒祭祀之酒抑不可通於韓侯之餞自當以康成周禮注為正若集傳云鬱鬯之屬不知鬱鬯何得有屬且唯天子饗諸侯為用鬱鬯顯父何得有百壺以餞韓侯且使言如集傳清酒為鬱鬯是用鬯祼行時饗則明其為天子之祭矣又何以云公卿有田禄者之祭乎義立於

此而不通於彼往往自相矛盾則甚矣訓詁之不易也

田祖　毛傳曰祖先嗇也按先嗇者八蜡之一其祭舉於孟冬之月天子以大索而息老物也周禮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祈年祭蜡本非一祭田祖先嗇本非一神不得以田祖為先嗇也風俗通曰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則竟以社為田祖其謬尤甚周禮所云者則合二十五家以置社因合之以報求也若

集傳云田祖始耕者謂先嗇也蓋神農其說之誤本於鄭司農而雜以毛公之說故合三神為一愈成紛亂庶人無祭天子之禮故祭社者不敢祀顓頊而祀句龍祭稷者不敢祀炎帝而祀其子柱乃琴瑟擊鼓於田野以饗神農是與後世愚民繪牛頭草衣之像是為神農而薦淫祀者等為猥媟而謂典禮有之乎按周禮樹之田主鄭注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謂之田祖依者天神無所主立人鬼以為之主也后土田正地祇

也田祖人鬼也始耕者在上世杳茫不知為何人而非必神農山海經云叔均乃為田祖郭璞曰主田之官又曰叔均是始作牛耕蓋叔均既有敺旱魃之功又教牛耕以節民力故黄帝命為田祖之官後世即以其官為神號而祈報焉田祖之祀叔均猶社之祀句龍稷之祀柱也山海經言多駁雜先儒弗尚然去古尚近而山川草木多有確據引以為徵固賢於臆度之亡實也

坻　方言蚍蜉䵖鼠之場謂之坻蓋積土層絫之貌故

以此庚粟之多若水中高地曰泜从水从氏與坻字不同劉熙曰小沚曰泜水中小小洲渚平薄無幾庚粟似之則亦但蔽庚底之一隅耳

田稗 高誘淮南注有稗稻或謂之稻孫所謂稻孫者乃已刈復生之禾農人所棄害之亦無損而深秋霜露凛降亦無蟲傷之患此云田稗與稗稻名同而實異按齊民要術二月三月種者為植禾四月五月種者為稺禾蓋螟賊之生多以秋初然雨相半溼蒸所孳植禾已

登不任受傷唯晩種之稺偏逢其害故特言稺而不槪言禾也

秉畀炎火　集傳云顧田祖之神為我持此蟲而付之炎火則已明炎火非人以火焚之矣又云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瘗蓋古之遺法則是人可秉畀火中而又何希望於神乎蝗有瀫而善躍故可用火誘而焚之螟螣蟊賊則蠈動於心根節葉之間雖設火坑安能廹之使入耶螟螣之類因生中

夾雨東風吹黏而成唯電光灼照則殗黄而死此云炎火者電火也祝神以電照之令死也炎者熤熤赤光之貌

斂穧　遺秉　聘禮四秉曰筥鄭注曰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四秉為穧夫既斂而聚之為秉為穧何難載歸而胡為其遺耶倘如鄭箋所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孰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不穫不斂則狼戾之惰農暴殄天物而田畯不為督理其職不修

矣然則此之不穫不斂遺且滯者蓋有意為之以惠矜寡也以有餘矜寡者往與之嫌於無別來求之則嫌於見乞留其有餘而若忘之使來拾焉則兩無所嫌此先王曲全之仁術以養民俗於忠厚彼有此有云者任人之意為多寡而不期必之也

韎韐有奭　韎韐士服也士冠禮純衣緇帶韎韐鄭注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蓋爵弁之韍士與君祭之服也玉藻一命緼韍幽

衡鄭注云緼赤黄之間色所謂韎也許慎說士無帯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士賤不得與裳同此詩咏諸侯而用士服者殷人五十而後爵周大夫四十而後爵諸侯終喪入見而後爵白虎通曰世子受命衣士服謙不敢自尊也鄭箋所謂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士服而來是已特謂以祭服臨戎於義未協此詩下二章不及征伐之事此云六師者猶言萬乘言其佐天子以振天下之治耳下言家室家邦未及天子亦明此為

天子錫命諸侯之詞而非諸侯祝頌天子之詩也

先集維霰　鄭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此說非也未雪先霰之頃必極寒霰轉為六出之雪而後寒始定何嘗先有微溫且雪凝於上遇溫將釋安能復摶而為霰乎霰不可散而為雪雪不可合而為霰成象成形同類而殊形故霰晶而微黑雪暟而不潤霰非雪成明矣董仲舒答鮑敞之言曰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

煗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氷霰其說是矣風由地升漸起而上故始霰而終雪集傳録用鄭箋未當

舉觶逸逸　舉觶逸逸者射禮之燕所異於燕禮者也按鄉射之禮獻酢既畢主人洒觶觶賔賔不舉及衆賔畢獻之後主人之吏復舉觶於賔賔又受奠於薦東工合房中之樂司正飲觶在燕禮則繼以旅觶其在射禮不欲終燕事故以將射而暫輟旅觶觶爵為之緩舉逸逸者緩詞也即射禮所謂未旅告於賔請射者也射畢

升自西階而後賓觶主人若燕射之禮雖獻酢已畢媵爵者致觶於公公取所媵之觶與以觶賓賓告於擯者請旅以旅大夫於西階射先雖一舉觶而射畢公又舉觶賜賓與長以旅於西階如初禮則射夾觶以行前一舉觶後一舉觶禮不主於酒而觶亦逸逸其緩矣其曰鐘鼓既設者三縣在御鹿鳴新宮瑟笙三終而旅觶不舉逸逸其緩以須射也毛傳誤以逸逸為往來次序而集傳因之鄭箋以鐘鼓既設為將射改縣既於時序不

合而大射與鄉射異無改縣之文其曰鐘鼓既設大侯既抗者諸侯之禮宿縣在兩階之東西不礙於射無所俟改然則上文所云酒既和旨者其即以賓拜告旨之禮言之與

有頒其首　說文頒大首也本如字布還切其字从頁頁貌也後人借此以為攽賜之頒以頒賜為正釋反以大首也為借用讀之如棼失之

猱　陸璣䟽云猱獼猴也集傳因之今按爾雅蒙頌猱

狀郭璞曰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
九真日南皆出之云猱狀者言蒙貴肖猱也猱非即蒙
貴而與蒙貴果然猩猩為類故爾雅猱猨善援猱似蒙
貴而大善升木則如猨陸佃曰猱一名狨輕捷善緣木
大小類猨長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線狨生川峽深山
中陳藏器言其似猴而大毛長黃黑色人將其皮作鞍
褥猱蓋豐毛柔垂之獸故俗以科頭為猱頭狗之長毛
者為猱絲與獮猴絕不相類陸璣之疎謬明矣

如塗塗附　涂中濘泥謂之塗如塗塗者言行於泥塗而染塗也塗附者言前既受塗後塗因黏前塗而相附也凡屐屨行濘泥者皆然而此則言車輪之輾泥淖也考工記曰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故塗不附鄭注云附著讀如酌也此詩毛傳亦曰塗泥附著也與考工記正合集傳曰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似指鏝牆壁者而言未是此以比小人俗本無良爲君子者又復教之以不讓則相染益惡而無滌除之期非㢘猷之可與屬

也

充耳琇實　禮自大夫以下弁而無冕充耳者瑱也冕之飾也玉古圖考繪有充耳形圓而長如大棗頂上一孔以受繫下垂如贅故旄丘之詩曰褎如充耳言如墜瑱之垂空贅於左右也集傳以為耳聾多笑纖巧不典人士而服充耳其實卿也卿而謂之士者士者男子之美稱可通稱之且對君子女而言士女也

尹吉　吉姓亡考字或作姞南燕之姓國在今胙城縣

然南燕未聞入仕於周亦未聞與王室為婚姻蓋周之庶姓非賢族也或此稱尹吉者即吉甫之後孫以王父字為氏古之賜姓者或以字吉甫位望重因賜其諸孫為尹吉氏以别於諸尹而世吉甫之禄位故曰尹吉

藍　藍之為草古今品類不一但葉可漬染青碧者皆蒙此名李時珍本草考有五種一蓼藍葉如蓼五六月開花成穗細小淺紅色子亦如蓼歲可三四刈月令禁民勿刈藍者是也二菘藍葉如白菘三馬藍葉如苦蕒

則爾雅所謂葴馬藍郭璞曰今大葉冬藍是也俗謂之板藍菘藍馬藍開花結子並如蓼四吳藍長莖如蒿而花白五木藍長莖如決明高者三四尺分枝布葉葉如槐葉七月開淡紅花結角長寸許纍纍如小豆角收子畦種之今俗謂之青子藍任昉述異記以為漢宮蓼園供染綠紋綬小藍者是也乃時珍生長蘄黃不知閩嶺湖南畦種作澱（俗寫作靛）以供東南布帛衣被天下之用者別有大藍叢生葉如嫛茗而枝肥葉茂清明取近根宿

莖插之霜降刈之刈之不速則一夕經霜而萎黑旣刈乃取其莖窖藏之爲來歲種無花無實非至肥之土芸培至三四者則不茂此外別有甘藍其葉長大而厚經冬不死開黃花煑食其葉甘美胡洽云河東羌胡多種之則今潞州人以染竹根青者賈思勰曰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此藍是也若詩之言藍者乃蓼藍也唯此一種藍生於原隰非必家園畦種亦有采歸種之者故齊民要術種藍法云初生三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新

雨後即拔栽其餘諸藍俱以可漬汁而染與藍同用而襲藍之名耳古今稱名互相假借如此類者不一不可不辨

英英白雲　露降不以雲故集傳以此為水上輕清之氣然水氣上蒸之似雲者或晨或莫固亦霏微岸草間而乍生乍散不能濡潤菅茅若露之溼草者高山平原無水之地隨在而有固不資於水氣且水氣騰上不能逾二三尺冉冉囷囷平伏渙散不可謂之英英與雲殊

類亦不可名為白雲以此說詩雖巧而實未安今按晴夜所降之露所謂白露也有雲則無無雲則有而凡濃霧細雨霑濡草木溼人衣履者亦可謂之露張旭詩云入雲深處亦霑衣高山大壑雲起之處見如微雨而漸即平野田望之則唯見為白雲而已露之為言濡也謂溼雲之濡菅茅也遙望之則曰雲入其中則為霧露亦謂之露故素問云霧露中人肌膚樂府清商曲云霧露隱芙蓉皆此之謂也白雲自可露菅茅安在其為水上

輕清之氣哉

滮池北流　三輔黄圖云氷池在長安城西舊圖云西有滮池一名聖女泉蓋氷滮聲相近傳說之譌也一統曰滮水出咸陽縣之滮池流至西安府西北合鎬水然鎬在渭南咸陽在渭北則滮水不能絶渭而入鎬水蓋滮池在咸陽縣之南境地在渭水之南與今縣治隔渭故北流入鎬以合於渭滮池繫之咸陽者其縣之境内也毛傳曰滮流貌鄭氏謂豐鎬之間水皆北流俱爲疎

漏且停者為池行者為流自非實有此池為滮水之源則言滮不當謂之池謂之池又不當言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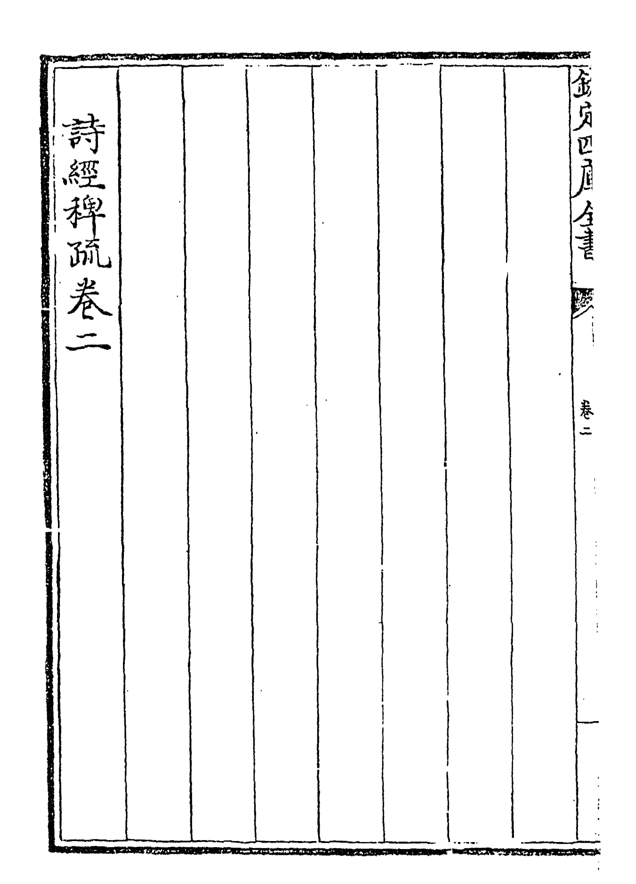
茖 草木之名古今互異有同名而異實有異名而同實唯據所言前後之文以考之斯為定論經言茖之華芸其黄矣則即於黄花求之然後為經所詠之茖而不可亂也所引證未足為真審矣爾雅茖陵茖郭璞注云一名陵時張揖廣雅云紫葳陵茖蘧麥也陸璣疏則曰茖陵時一名鼠尾草似王芻葉紫花可以染皁今按紫

葳陵霄花也一名陵時蔓生附木而生高數丈其花紅豔非芸黄也蘧麥者石竹也一名南天竹花有細白粉紅紫赤數種俗呼雒陽花陶弘景謂其根即紫葳蘇恭辨正其誤是也鼠尾草一名陵翹一名葝葉如蒿可以染皁穗如車前花有紅白二種凡此數種皆非黄華足知古今名異陵時陵翹互襲陵苕之名而非詩所言之苕今按苕可為帚曰苕帚則今之所謂地膚子草者爾雅一謂之王蔧此草七月開黄花而葉與蘧麥相似故

張揖以近似而亂則爾雅苕陵時或與王蔞異名互見而凡謂為陵霄花蘧麥鼠尾草者皆非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　爾雅吳羊牝牂夏羊牝羖吳羊䍽羊夏羊山羊也吳羊頭小角短山羊頭大角長初筵之詩曰俾出童羖吳羊雖瘦終無頭小之理故毛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罶小而星逡其景易沒故毛傳曰言不可久也若如集傳云無魚而水靜則竟無可食矣奚但其不可飽乎故毛傳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

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自當以毛傳為正



詩經稗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稗疏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劉映壁

詩經稗疏卷三

漢陽王夫之撰

大雅

殷士毛傳曰殷士殷侯也鄭箋曰殷之臣集傳遂曰商孫子之臣屬蓋以士為大夫士之士則賤有司介令按祼將大禮非士得與常服黼冔者諸侯之服非士服也在殷為冔者在周為冕黼者元冕之服士弁而祭於

公得僭服黼冔哉殷之侯伯周降而為子男毳冕以助
上帝之祭希冕以助先王之祭玄冕以助先公之祭此
言衣黼冕以賛祼將其禘祫而合祭先公與固當以毛
傳為正殷士猶言殷人也別於孫子而為異姓諸侯之
詞
祼將　毛傳曰祼灌鬯但言灌鬯初未云灌之於地自
白虎通始有灌地降神之說唐開元禮遂舉澆酒委地
之事集傳為後世流俗所惑而慶源輔氏為之說曰先

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則謬甚矣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易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曰既灌又曰既奠奠即灌也皆用鬱鬯之謂也灌與迎牲相接迎牲在尸入之後君出迎牲而大宗亞祼牲入而後焫蕭則焫蕭以報氣在尸受亞祼之後而君祼在尸入之初尸入則有尸可獻固不當灌地以閒尸敬若云尸未入而先灌地抑與既奠然後焫蕭之文

不合奠之為言置也昏禮婦執笲棗栗奠於席特牲饋食禮祝灑酌奠奠於鉶南許慎曰奠置祭也以酒置於下基葢古者不以親授為敬故臣執贄於君婿將鴈於舅皆謂之奠奠用鬱鬯則謂之灌後世不知灌義因不知奠義然則新婦之棗栗亦傾之於地乎岸然植立取酒澆潑糞壤等於嘑蹴既仁人孝子所不忍為且飲以養陽澆之於土則失其類況云降者自上而下之詞若沃灌於地則求之地中升而非降矣原夫傾酒委地所

謂酹音淚也起於爭戰之世要鬼設誓倨侮忿戾者之所為流俗不察用以事其祖考神祇不知何一陋儒循為典禮而誣引古禮以徇其鄙媟試思此澆潑之頃反之於心於女安乎張子曰奠安置也若言奠贄奠枕是也注之於地非也其說韙已家禮既辨其非傾於地而復有束茅降神之禮則抑徇俗而不正邪說橫行賢智且不能自拔何不詳攷之禮文乎按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注曰天子之祭禮先有祼尸

之事乃後迎牲其異於特牲少牢之祭祝酌奠君自祼而不使祝奠此天子之禮所以別然其為事尸之初獻則一也特牲少牢所奠之觶必待尸入而奠於尸席尸乃即席坐答拜執奠坐祭而啐之告旨而仍奠之亦不傾之於地而尸必舉焉況祼為禮之大者君與大宗之所拜獻而王尸不舉乃以棄之於土壤乎倘以饋食之觶已傾潑之矣尸又何所祭而何所啐哉故考工記注曰祼謂始獻酌奠也言獻則亦九獻之一而獻之尸矣

且彼所謂灌地者將背尸而灌之耶尸已即几筵而他求之几筵之外是以祖考為游魂也若嚮尸而灌之乎則尸人也乃相對而傾酒於地有是理哉故祭統明言祼尸而不言灌地如之何其弗察也又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注曰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小宰贊王祼將之事鄭注曰將送也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於祭祀不為飲者與饋食啐而不飲其義同尒故鄭氏又曰凡鬱

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始獻啐而不飲别於後獻之卒爵皆以明祼之為始獻尸也又王出迎牲后乃亞祼后不與則大宗亞祼恐敬尸之有閒也故亞祼舉焉若灌地以降神則神已依尸何事此一祼再祼之僕僕乎孔安國論語注曰灌於太祖以降神太祖者太祖之尸也禘主太祖故特獻太祖而用祼祼禮羣廟則自朝踐始降神者俾神降於尸也朱子乃改太祖二字為地字唯取白虎通之俗學破禮乃果於竄易古書有識者不敢徇也

又禮器曰諸侯相朝則灌用鬱鬯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大行人王禮諸侯公再祼侯伯子男壹祼然則諸侯賓客人也亦將灌地以降之乎盎以觶曰奠以瓚曰祼用醴齊曰朝踐用盎齊曰酳而用鬱齊則曰灌灌猶酌也非灌園灌注之謂也白虎通誤之於前杜預左傳解復因鄭司農衆錯訓莤與縮通酒為以菁茅藉莤鬱鬯遂謂束茅而灌以酒承謟於後使後世為禮者用末俗設誓酹酒之陋習行諸淫祀施及郊廟為忍心悖

理之大慝波流而不知華輔氏推其邪妄因以焫脂為燔不恤以肉傅火上曰燔之明文抑不知合蕭者用膋而不用血乃謂取血膋實之於蕭燔之其疎謬不通惑亂禮制已不足采且一曰求陰一曰求陽不解郊特牲祭義之文横相牽曳詎復知焫蕭之焫於尸側而望空焚之遂使燒香潑酒之陋俗登於典禮其下流之邪妄遂有焚楮錢澆漿飯以有用之物付之一炬而委酒食於地恣狗彘之爭食慢鬼神毀哀敬為君子者亦用之

不疑使辛有見之且不知涕之何從止矣悲夫

摯仲氏任　任姓者奚仲之後為夏后氏車正封於薛今俗寫作薛　潛夫論曰奚仲後遷於邳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薛任姓此云摯仲氏任集傳云摯國名朕摯國不他見若以為殷之諸侯至周失國則文王母族不應廢滅摯薛古音相近通用摯蓋薛也仲虺為商宗臣其後嗣留任於殷食采於畿内故曰自彼殷商至周改封始啟土於山東而國號則仍其舊薛初見於春秋稱侯其

後降稱伯益大國也亦應以太任故受元侯之封不然則車正之澤固不能如是其豐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奚仲為車正受封於薛又十二世仲虺為湯左相大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祖己皆國於邳祖己七世孫成侯又遷於摯一謂之摯然則摯之為薛明矣左傳宗人釁夏曰周公娶於薛薛與周固世為婚姻之國也若摯虞思遊賦序曰有軒轅之遺胄氏仲壬之洪裔則遠託華胄而近遺本支也

纘女維莘　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之墟是也地在河汝之間者春秋荆敗蔡師於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於虢之莘是也蔡虢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姒姓之莘在郃陽渭涘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庶子於莘夏后故姒姓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己姒姓之莘當作姺或作侁伊尹耕於莘野一曰為有侁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侁邳左傳注䟽音銑

或音侁者皆誤竹書河亶甲之世侁人叛入於班方彭伯韋伯伐侁侁人來賓則侁當殷世為彊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似姒姓之國為杞為鄫則侁地入於周畿而改封於東國矣莘侁姺古字通用此莘宜作侁以別於城濮之有莘

其會如林　會之為義自外來合之稱春秋會他師則稱會其起本國之兵稱師不稱會牧野之師未聞有諸侯助紂者其云受有億萬人就天子之六軍而已紂所

黨惡者飛廉惡來之屬皆畿內卿士奄五十國初皆伏而未動待三監內訌乘亂始起攻之經傳牧野未有與紂會師之國安得有如林之衆耶按許慎說文其旝如林字作旝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蓋今之礮也然春秋傳云旝動而鼓未有已發礮而後鼓聲始作者且礮之為用利在守險牧野散地無險可守檀車四布礮何從施杜預曰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之大將之麾故先動旝而後鼓乃杜預所云大將之麾就鄭言

之尒通帛之旃師都所載二千五百人為師鄭有二軍曼伯將左蔡仲將右每軍二千五百人故以師都之旃為大將之麾若牧野之師紂親將自建天子之旌旗以麾進止旝乃其師都之長所建尒使有十萬人則建四十旝故曰如林因其旗以知其衆旝從於省明為旗屬而非礮折衷衆論當以杜說為長

鷹揚　毛傳云如鷹之說殊未分曉集傳曰言其猛也大公年已耄而雄心不戢恃筋力以為勇身為上將儇

捷以爭利於原野廉頗李勣之所不為而謂大公為之
乎鷹揚者陳也八陳有鳥陳鷹揚者鳥陳也其後鄭莊
公為魚麗鄭翩為鸛其御請為鵝皆鷹揚之類
堇荼如飴　毛鄭俱以堇荼為菜以實求之非也荼之
可食者味本辛香堇則爾雅所謂齧苦堇者是郭注云
今葵堇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許慎亦曰堇如薺
葉如柳馬融廣成頌注云堇菜花紫葉可食而滑故內
則曰堇荁枌榆以滑之本草謂之石龍芮采苗食之味

辛甘而滑謂之苦菫舊説以為古人語倒猶甘草之為大苦也荼以辛勝菫以滑美原不取其甘如飴且此詩本詠周原之肥美宜於禾稼非論野蔌凡地之宜禾者草必不豐若茂草之原以植五穀必瘠而所收者薄菫雖可食而原隰之卉使其茂美非佳壤矣菫荼者内則之所謂菫塗也菫者許慎曰黏土也荼與塗通泥也詩則通塗為荼内則則通菫為謹古人文字簡類多互借又或傳寫之譌菫塗穰草和泥黏而肥澤膏液稠洽如

飴之黏故曰膴膴周原地後入秦秦地宜禾此之謂也

以堇荼為二菜之名既非經義若集傳謂堇為烏頭則

尤沿郭璞之誤而於如飴之文尤為背戾爾雅芨堇草

而郭璞謂是烏頭不知芨堇草者蒴藋也一名接骨草

一名陸英冦宗奭曰花白子初青如緑豆顆每朶如盞

而大有一二百子其非烏頭苗也蓋草之名堇者其類

不一也旱芹一也似芹而生於陸音勤蒴藋二也音近

石龍芮三也音謹堇菫菜四也一名箭頭草苗生塌地

結莢如箭鏃㛹葉亦可食烏頭苗五也一名孩兒菊和堇六也似芹而葉有毛誤食殺人一名斷腸草諸堇之中烏頭苗及和堇有大毒入口即死烏頭者射罔也無有人敢嘗之者誰從知其如飴即令其甘如飴以之殺人愈甚周原何用有此惡草而以甘濃為地之美乎三十國春秋載劉殷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澤哭得堇斛餘使為烏頭則殺母何用思之而殷且以斛餘之毒草食母耶愈知璞說之非矣然而堇塗非堇菜也黏土也

柞棫　鄭箋曰棫白桵柞櫟也集傳因之乃又曰柞枝長葉盛叢生有刺則誤矣按爾雅櫟其實梂廣雅櫟之實為橡則其為橡子樹亡疑橡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小小者樹庳而葉大嬰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柞木非柞木也既曰柞櫟也則不當以今之所謂柞者為柞矣柞棫皆小樹故曰拔矣不待斧斤之伐者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榦彊葉盛堅重多癭非易拔者

也爾雅樸枹者郭璞注曰樸屬叢生者為枹詩所謂棫樸枹櫟今考棫樸之詩毛傳曰樸枹木也爾雅又云枹遒木魁瘣則今之所謂柞者葢枹也即詩之所謂樸也其木理堅勁故曰遒瘿節攣腫磈磊故曰魁瘣然則樸者今之柞而柞者今之櫟古今名實殽亂如此類者衆矣李時珍謂今之柞木其木可為鑿柄故名鑿子木方書誤作柞木皆昧此義其說是已棫白桵者本草謂之蕤其仁曰蕤仁韓保昇曰出雍州樹生葉細似枸杞而

狹長花白子附莖生多細刺蘇頌曰木高五七尺莖間有刺此說與郭璞爾雅注白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之說相符桵蕤音同故譌為桵生雍州則與詩又合疑即南方所生之胡頹子俗嘑羊奶子一名牛筋子者是蕤仁之木與大葉結橡子之櫟皆庳小木梗塞道故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繁而木高大非其倫也

昆夷駾矣　昆夷在鳳翔之西秦隴之右西戎也玁狁

夾河在延綏河套之間壯狄也大王居邠與延慶接壤有壯狄之難而無西戎之警旣自邠遷岐則壯遠狄患至後乃有西戎之逼此言昆夷定為文王時事肆不殄厥愠肆之為言故令也令者指文王非謂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時明甚鄭氏謂文王不絶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間其聘問鄰國之禮是也孟子所謂文王事昆夷是也集傳每混西戎壯狄為一失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其言辟王周王者葢周公之追

稱也即依毛公以璋為祼獻之器亦諸侯之大璋耳天子用圭瓚諸侯用璋瓚故考工記曰天子用金諸侯用瓚瓚之為言雜也柄用大璋而以黃金為勺則雜旱麓所謂黃流者是已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孔安國曰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則天子所賜侯伯者者柄如圭而實亦璋瓚也言奉璋而不言奉圭初未嘗言文王之用王禮矣自為公羊之學者言周先稱王後伐商春秋繁露因謂奉璋為文王祭天於郊不知郊之用玉唯

四郊之圭而無如盤之瓚若璋瓚唯禘祀亞獻則用之而祀山川亦用大璋邊璋中璋郊祀則器用陶匏薦用玄酒大圭不琢以禮神故郊特牲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又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肆獻祼享而鬰人鬯人司尊彝俱無郊祀之文則郊異於宗廟無祼鬯之禮而何用璋瓚爲璋非祭天之器乃據此奉璋之文誣文王之受命而郊其妄明矣旱麓之詩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者言黃流則亦璋瓚而非圭毛公既誤以玉瓚為圭瓚鄭氏又誤以圭瓚為青金外黃金勺之璋瓚乃云王季有功德受此賜而於此詩之箋復引宗廟之祭王祼以圭瓚亞祼以璋瓚亂之雖較董仲舒郊祀之文差有典據而不知諸侯之璋形如天子之邊璋妄以王禮施於侯度既使文王有改玉之嫌而董班何休因謂文王行南郊見帝之事附會其質文三統之邪說使後世姦雄妄干天步其害名教啟禍亂亦慘

矣哉朱子力闢公羊之邪學而集傳於此又屈從鄭氏之說則亦籛揚之未精也且亞獻者后也其奉璋者世婦外宗也非髦士所得左右而亦非辟王之所有事矣況此詩一未及祭祀之事而下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此璋者非祭祀之大璋璋瓚而起軍旅之牙璋也以牙璋而誤為璋瓚因璋瓚而混為圭瓚因圭瓚而指為郊祀展轉失真遂以誣文王之僭王號而祀南郊毫釐之差不但謬以千里矣揚雄曰僭莫差於祭祭莫大於

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若文王未稱王而言六師鄭氏謂殷末之制是已文王專征而可有六師殷之所許以侯伯而用圭瓚祭帝於郊亦殷制乎文王而郊用天子之圭瓚何以稱為至德哉

榛楛　榛有二種其結實似橡實而味香甘禮所謂榛栗棗脩也說文作亲從辛從木傳寫作榛者俗通用亲喬木也非所在恒有之木而邶風與苓並稱此又與楛連舉則非榛栗之榛可知濟濟者叢生之貌張揖曰榛

叢木也叢㪅生於旱麓故古人動稱荆榛塞路葢即皇矣之詩所謂栵也詳皇矣其栵下

楛集傳曰赤荆也赤荆者莖微紫赤而方葉圓而柔厚八月開紫花彌滿山谷俗謂之布荆惡木謂之楛此木莖脆易折繁生碍路故謂之楛往往與栵夾雜而生以類相連益知榛之為栵也

黄流在中　集傳曰黄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盡反毛鄭不知何據毛傳云黄金所以飾流鬯鬯猶通也謂以金飾其流通之際即所謂黄金為勺

也流者酒之所從注也博古圖繪斆匜之屬皆有流士喪禮匜實於盤中南流玉瓚以玉爲柄而金爲之流故曰黃流流即勺也此蓋諸侯祼獻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所謂璋瓚也其外青金故黃流在中青金銀也黃金金也銀質而金鑲也明堂位記灌尊之勺夏后氏以龍勺周以蒲勺鄭氏謂合蒲如鳧頭也廣雅曰龍蹏蒲科杓也蓋周之祼瓚其勺爲科合聚如鳧頭酒從中流一曰流一曰勺酒所從傾注也考工記注曰瓚如盤其柄

用圭有流又曰臯勺流也則黄流之即黄金勺明矣白虎通曰玉飾其柄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故詩以興豈弟君子義取諸此安得以黄流為鬱鬯乎若集傳所云築鬱金煑而和之尤為差異或因誤讀白虎通而意鬱鬯為黄色之鬱金白虎通曰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金合而釀之所云金合者以金為合釀之器也朱子連金於鬱以為句加築於秬黍為酒之下易合釀為煑和遂謂先以秬黍為酒擣築鬱金為末置酒中煑之

以變酒色使黃而謂之黃流割裂古文其誤甚矣按說文鬱芳草也十葉為貫二十貫為築築者二百葉也既非以杵臼擣築之謂所謂鬱者亦芳草之葉而非世之所謂鬱金者劉向曰鬯者百草之本也許慎又曰煮百草之英二百葉以成鬱乃遠方鬱人所貢以之釀秬黍為酒以降神鬱人今之鬱林州詩含神霧曰鬱百二十葉采以煮之為鬯鬱以釀酒大槩如今南方草麴之製鬱本衆草之英非世之所謂鬱金審矣且煮鬱者煮百

草之英用以合熟黍而釀酒其用如麴非如今人煮藥酒之法煮之於既成酒之後故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鄭氏郊特牲注曰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曰釀曰中有則以之釀而酒中固有之非旋加於酒而煮之也且謂鬱金煮酒爲黄流更似不知所謂鬱金者魏畧云鬱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香陳藏器本草亦云然南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出罽賔國色正黄如芙蓉花裡嫩蓮相似唐書云太宗

時伽毘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諸說不一王肯堂筆塵謂出西域一名撒法藍一名番紅花狀如紅藍花蘂之芬馥清潤其說與魏畧陳藏器畧同要爲西番之奇卉左貴嬪鬱金頌云伊有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芬香酷烈古樂府云中有鬱金蘇合香唐詩蘭陵美酒鬱金香皆謂此草固非中國所有大明一統志載廣西羅城縣產此香亦徒有其說今所未見三代西域未通無從有

此固非釀鬯之鬱而鬱金之名實唯此番紅花為當其實朱子生當南宋偏安於東南大秦罽賓為金夏所隔亦不知有此香而以為煮酒成黃色者則薑黃之小者蟬肚鼠尾破血散氣之草根耳其臭惡其味苦染家用以染黃若以煮酒令人吐逆人所不堪而以獻之神乎以薑黃為鬱金以鬱金為鬱既展轉成訛而以煮釀為煮酒以二百葉之築為搗築則惟意想薑黃之可搗而可染酒變色因謂酒為流以與先儒傳注相背則誤甚

矣義理可以日新而訓詁必依古說不然未有不陷於流俗而失實者也

憯其式廓　毛傳云廓大也憯其用大位行大政既似歇後語鄭箋云憯其所用為惡者大又似隱語故集傳疑之而云未詳潛夫論曰夏殷二國之政用奢夸廓大其說較通式用也見爾雅廓猶宋人以豐亨豫大惑其君者

其菑其翳　毛傳自斃者翳然則立死者又誰斃之乎

爾雅木自獘神立死椔獘者翳蓋統名自死之木為神自死而植者為菑自死而倒者為翳也故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言植立不動也自獘之獘斃也獘者之獘倒也與周禮獘田儀禮獘旌之獘義同作者作其菑也作起其根而仆之也屏者屏其翳也屏除而去之也

栵　爾雅栵栭也毛傳云郭璞曰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蓋即狙公賦芧之芧杜詩云園收芧栗未全貧俗譌芧為茅因呼茅栗內則有芝栭栭即此其樹

亦謂之榛叢生小木也許慎以為楛非是楛佳木也不當與灌木同其修平若集傳謂為行生之木木無生而成行者松杉之成行人為之也既種之成行必不礙於人何事修平之乎修平者芟去之使道路平也若陸璣疏曰葉如榆堅韌而赤可為車輪尤誤

串夷載路　太王之時既無西戎之患則此串夷之非昆夷明矣毛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於帝遷明德之義相承鄭箋集傳之釋不如毛說之允爾雅云路大也串

貫習也郭注曰串厭習也與毛傳胳合載語詞見於詩者不一路之訓大路車路寢皆大也如謂載路為充滿道路則徒云載路則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耶生民之詩曰厥聲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訏大而復云載大者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若以為哌聲滿於道路則寒氷鳥集之下原非通衢且滿路者縱滿耶横滿耶以為横滿則雖九軌之道凡兒之啼皆可以相聞不必覃訏之哌若以為縱滿則道之延長不知

紀極將畫何地以為所滿之區限乎古人雖無意求工於文而體物精當必不為歇後半明半昧之語倘不言昆夷之逌去而但云載路不言后稷之呱令路人聞之而云充滿於道塗此後世稍知修辭者之所不為而謂六經有此乎自當以爾雅毛傳為安

以按徂莒　按者自上臨下適與相當而壓之也夏小正漢按戶當戶上也以手抑而下之曰按故導引法謂之按摩侵阮之寇與阮相持文王之師起而逼抑其壘

關隴之地西高東下自岐向阮乘高而下文王受專征之命師六師以壓之正當其衝使之欲進不能欲退不得銷沮折服所謂按也按本安去聲其入聲音與遏同故孟子借用遏字實則與遏義殊按壓也遏止也即讀為頞（頞遏音近）亦當以壓抑為義

侵自阮疆　春秋左氏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穀梁氏曰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陸佃曰無名行師曰侵胡氏折衷其義而曰潛師掠境曰侵

然潛師之義亦有未安潛師者必孤軍潛至如齊桓師
八國之師越千里而往師安能潛耶周禮大司馬九伐
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王師討有罪者亦無潛掠之理
唯公羊氏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精觕者自受兵者之
害深淺言也鄭氏禮注曰侵云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
淺者許愼說侵漸進也从人手執帚如埽之漸進即公
羊之所謂觕也故泰誓曰侵于之疆此曰侵自阮疆皆
以疆言抵其境未造其國也負固不服則侵之掠其疆

奪其險也知僾為兵加境上之名矣則此言侵自阮疆而非侵密也使伐密師于阮以救阮則當言伐言救言襲而不當言侵侵密必自密境安得自阮疆而侵之蓋密阮相攻兩俱不道由近畧遠故先阮以及密自云者如湯征自葛載之自兵之始也阮地後亦入于周與密同滅蓋一舉而兩併之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也若阮非與密同膺負固之討則密劬而阮安阮雖永存可也胡為乎未幾而地并於周也哉我岡我阿則兵之所

至隨收其地以入版圖矣

鮮原　逸周書曰王乃出度商至于鮮原孔晁注云近岐周之地也竹書商紂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帝王世紀曰岐山周城大王所徙南有鮮原鮮原者岐陽之下有小山而下屬平原即所謂周原已毛公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岐山為大山而原山別有小山也鄭箋曰鮮善也集傳因之未是

是類是禡　毛傳曰于内曰類于外曰禡爾雅云是類

是禡師祭也鄭氏因之要未言所祭者何神也今按類之為祭名同而制不一虞書肆類于上帝周禮大祝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此則上帝之祀有名為類者而集傳因之然文王是時以服事殷而守侯度必無祭帝之理其以文王為祭帝者則公羊氏先受命之說惑於秦之僭立帝畤而因以誣聖也然則此之言類者與虞書周禮大祝之類名同而實異可知也周禮四曰類鄭司農衆曰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鄭康成曰日

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許慎曰以事類祭天神天神者統於天之神即康成所謂日月星辰非上帝也周禮以次之四望之下天神不宜後於地祇則事兼人鬼司農以為先代有天下者之祭亦通蓋禮天神者必配以人鬼以為之依則類祭日月星辰而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配焉禮之所宜抑告興師之故於前王或所伐之國為其苗裔庶妥之而俾無怨恫也此之類祭蓋謂此矣 上帝之祀與天神先代帝王之祭俱謂

之類者類祭之禮無壇有兆舜方攝政不得郊而見帝于圜丘故降殺而用類禮兼上帝天神而合祀之後世因以為王者師祭之禮武周所謂底商之罪告于皇天上帝所過名山大川是也類之為言聚也以事類云者所宜致告之神聚而合祀不似凡祭之專有所事而牲幣玉之文亦減焉或兼上帝或斷自天神以下唯事之所宜禮從簡而與事稱也舜攝巡狩之典周禮大祝定於成王之後故有類上帝之禮文王終守侯服則唯

祭天神人鬼而不及上帝禋以事類底告故均可名之曰類然其隆殺之别固不可引彼以證此也再攷周禮小宗伯凡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為位是社稷宗廟亦有類名亦但以事故合祭告之有兆位而不為壇斯可名曰類益知類不必定祀上帝矣若禡之異於類者毛公以于内于野為分爾雅說文俱統言師祭則禡所祭告之神即類之所祭告也師未出而為兆于國以祭曰類已出次舍為表於所次以祭曰禡故鄭康成謂與田祭

表貉音駡之貉同郭璞亦曰禡于所征之地葢地異而祝號不殊也集傳乃謂祭黄帝及蚩尤不知何據且祀主黄帝而並享蚩尤亡論貞邪殊類而生為仇敵死共兆位亦何異拓拔氏之以爾朱榮侑其祖乎漢儒之必不可毁者此類是也

靈臺　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鄭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氛氣之妖祥也胡氏春秋傳亦云天子有靈臺以候天時葢本諸此以觀氛祲而謂之靈臺復

以何者而為靈囿靈沼乎故孟子謂民謂之靈為贊美之辭靈善也書曰弔由靈鹽鐵論引修文篇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仁積則物性盡而清明四達故曰神之精明者言明德之通於神明也靈臺之稱義取諸此若朱子謂若神靈為之則與漢武之以通天名觀宋徽之以神運題石者又何以異與此靈臺定為游觀之所非為觀象而設漢人習專家之學遂建靈臺令為天文官殊為附會失實又以唯天子為有靈臺遂謂文

王受命于豐作靈臺用天子之制不知文王滅崇幅員
漸廣因水土之便而遷豐亦猶齊遷臨淄晉遷新田而
已何得誣為受命以資篡據者之口實其曰王者葢詩
作於莘商之後以追王而王之也其以文王受命作臺
者則唯感於天子有靈臺以觀氛祲而不知靈之訓善
而為臣民歸美之詞也靈臺遺址在今鄠縣三輔黃圖
謂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臺崇二
丈抵今尺一丈二尺固不足以迥出岡阜而觀氛祲也

辟廱　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魯頌思樂泮水毛傳同王制之說鄭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同形既曰天子諸侯宮矣宮則非學也乃鄭氏之注王制也又曰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判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同出鄭氏一人之言而參差如此蓋惑於王制有受成於學釋奠於學以訊馘告之文與魯頌在泮獻馘

語迹相蒙因自紛亂而無畫一之論王制一書雜引而不相通盧侍中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録非周之遺典葢不足據然其曰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有大學復有辟廱則王制已析之為二矣凡古今言辟廱泮宫者不一未可偏據白虎通曰泮宫者半於天子之宫也言垣宫名之别尊卑也廣雅曰辟廱頖宫宫也官猶署也是以辟廱為天子諸侯之宫也大戴禮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蔡邕明堂

論引左傳臧孫清廟茅屋之說證明堂辟廱大學為一
是以辟廱為明堂之流水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
宮周學也蔡邕獨斷曰三代學校之別名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則與鄭氏之說同
以辟廱為學也衆論無所抵定如此今按三輔黃圖周
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漢辟廱在長安北七里
漢大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又云犍為郡水濱得古磬十
六枚劉向說帝宜興辟廱則漢成帝始立辟廱而董仲

舒策曰大學賢士之關教化之本原也是漢武帝時已有大學自大學辟廱自辟廱在漢亦然而況於周乎桓譚新論曰辟廱言上承天道以教令終軍書曰建三宮之文質三宮辟廱明堂靈臺也又齊泰山之下有明堂而未聞有辟廱則明堂固非與辟廱而為一故陸機策秀才文曰辟廱所以班禮教大學所以講藝文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則機固已疑邕說之非矣朱子折衷古說而曰辟廱天子大射之處其說為允然而

猶有未當者張衡東京賦徐至于射宮辥綜注曰射宮謂辟廱也朱子之說與此為合今以詩之本文與周禮及許慎之說參攷之則辟廱非大射之宮也許慎曰泮宮諸侯鄉饗射之處又曰辟廱天子饗飲於辟廱周禮司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衆曰澤宮也所以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澤宮者壁水為澤蓋即辟廱泮水之謂已射於澤而後行大射禮於射宮澤與射宮異地射異

曰椹質大侯異物則其非大射之宮明矣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澤宮親聽誓命則澤又為涖誓之所非若大射之宮專為射設也在泮飲酒者饗也既作泮宮淮夷來服者習射講武誓衆威遠之道也誓於斯則獻功於斯故在泮獻馘也許慎饗飲之說於斯為確矣此詩抑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大射禮樂人宿縣笙鐘建鼓應鼙朔鼙陳焉鼓鐘之謂也大師少師升自西歌奏鹿鳴騶虞貍首

終奏陔公入驁奏功之謂也此樂皆射宮之所設而澤亦有之者習射必比於樂射必先燕燕射之樂不容異於大射且或來饗飲必具樂也然則辟廱均為澤宮之名饗於斯射椹質於斯設縣奏樂於斯有戎祀之大事則泮誓於斯師出有功則獻捷於斯故文王於斯奏公曾侯於斯飲酒獻馘於斯淑問郊卜於斯泮誓也桓譚陸機所謂班教令者其此謂與若明堂位以瞽宗例辟廱蔡邕以辟廱為大學則或因大司成兼正樂典教之

事而此詩有鼓鐘奏公之文遂相附會不知大司樂祭於瞽宗大胥春入學各有官署見於周禮者足據而國子之教在大胥則曰舍采合舞大司樂則曰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小胥則曰巡舞列籥師則曰舞羽吹籥月令亦曰上丁入學習舞入學習吹則國子之所肄於學者舞也吹也鐘鼓之考擊既非學子之所有事奏公之矇瞍亦非司教之人參攷可知無容混而一之也若戴埴鼠璞謂辟廱泮宮為文王魯侯所處之别宫則又

惑於班固張揖之論而不審明堂位又曰魯人先有事頖宮以泮宮與虖池配林同為方望之祀抑自與其周學之說相背戾矣杜佑通典云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泮水本魯之水名而澤宮立於其上而鄭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亦明雝乃岐周之水名葢因水而立宮引水以環之則於周為雝於魯為泮若他國之澤宮不謂之泮夏殷之澤宮不謂之廱漢人承而不改殊為不典鄭氏辟明廱和之訓亦拘文而失實也胡氏春秋

傳曰魯嘗作泮宮矣學校以教國之子弟故不書葢亦為明堂位之説所亂令世乃於先師廟門之内作泮池以倣泮水夷夫子之宫於射飲涖誓之澤宫殊為不敬之太倘如明堂位所云瞽宗頖宫一也則又以夫子為樂祖不愈悖乎禮制之亂俗儒之誤也泮水之側有芹有茆豈半畝洿池之謂乎文王時為西伯而立辟廱則亦與魯之泮宫等周有天下始尊為天子之制實則以雝泮二水立名非如明堂大學定為天子之獨有也

豐水有芑　毛傳曰芑草也按草之以芑名者二一為白梁維穈維芑之芑也一為苦蕒廣雅所謂蕒蘪者則薄言采芑之芑也芑苣音相近或謂之苣或謂之芑古字通用芑字又與杞通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蓋亦蕒也而字从木此豐水所有之芑木也而字从草不必泥也木之以芑名者亦二爾雅所謂杞枸檵也孟子性猶杞柳趙岐曰杞柳柜柳是也柜亦與杞通用而字或作欅此豐水所有之芑乃杞柳也蓋白粱蓺于田疇苦苣生

于原野均非水濱所有故采之者或陟北山或于菑畝非能循水濶而求之也所以知非枸杞者山海經曰東始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字正从草狀如楊而赤汁正合之所謂櫸柳而孟子之所謂杞柳也其木與檉同而檉小杞大其生也必於水次高木成林故武王依之以立國蓋故國喬木之意若區區一草何足紀哉

生民　后稷無人道而生子其說甚誕朱子以為先儒

疑之是也而張子引天地生物之始以信其必有是葢
不然天地始生之事不可知者無涯安能以槩之中古
乎抑或以蝨有無種而生者為喻蝨之一日當人之十
年百人之身百日之内必有特生之蝨自稷以來歴數
千年盡四海何無一特生之人也郊禖之禮天子親往
后率九嬪御姜嫄既非處子而與於祈子之列何以知
其無人道哉凡此詩言自明讀者未之釋耳履蹶也蹶
迹而相隨也帝高辛也武大也敏動歆感也隨帝往祀

祀畢而歸心大感動因以介帝而止之介迎也止宿也帝與嫄同止正以言其人道之感也使未當夕而有娠則姜嫄不敢告宮中不以為罪必以為妖何復鄭重處之側室戒不復御而以生子及月之禮待之乎且至是而言不御則前此之常御可知又何以云無人道之感耶以生子及月之禮處之既無嫌矣而後又胡為棄之也惟其見棄故啓後人之疑因而無人道之誕説生焉乃所以見棄之故詩又已明言之矣上帝不寧天不佑

高辛而寧之也不康禋祀宗社危也凡言不而釋以豈
不者正釋不可通則反釋之非必不之為豈不也偶爾
生子之易人間正復何限亦何至稱上帝之寧禋祀之
康鄭重如此哉信其鄭重欣幸之如此而又胡為棄之
也蓋高辛者帝摯也姜嫄摯妃后稷摯之子也帝嚳有
天下號高辛氏世以為號帝摯猶稱高辛堯自唐侯入
立而後改號為唐如謂必帝嚳而稱高辛則黃帝與炎
帝戰亦軒轅與神農戰耶唯后稷為帝摯之子故尚書

世本俱不言稷為堯弟而及夏禹有天下后稷尚存使為嚳子則稷逾百五十歲矣未聞稷之有此逾量之年也帝摯者無道之君也帝命不佑宗祀不康國内大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當斯時也必有戎兵大舉特典籍不存莫從考證所幸傳者正賴此詩耳居然生子者不先不後恰於不康不寧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摯既失守后妃嬪御蒙塵草莽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置之隘巷或自隘巷收之知為帝妃之所生而送之平林平

林者古諸侯之國也逸周書曰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爭平林以亡古有此國在河北隆慮之墟而後亡滅或為姜嫄之母黨或為帝摯之黨國伐者國為人所伐也送者方至而平林受兵不遑收恤捐之于寒氷焉逮夫亂之稍定乃於飛鳥之下收養之於時天下漸平堯已定位而姜嫄母子乃得歸唐而稷受有邰之封此則后稷歷多難以得全之實也詩歷歷序之粲如日星而人不答漢儒好言祥瑞因飾以妖妄之說誣經解以附會

之乃使姜嫄蒙不貞之疑后稷為無父之子成千秋不解之大惑讀者以理審之以意求之以事徵之以文合之當知愚言之非刱而樂求異於前人也

誕降嘉種　鄭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為之下嘉種說甚夸誕孔子順曰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其說是也葢洪水之餘耕者或失其業種穀不備即或稍有亦得自鹵莽滅裂之餘而非其嘉者后稷以其茀

草之功能盡穡理獨得黃茂之穀故以降賜下民俾以為種如宋以占城早稻頒賜天下亦其遺意降下也頒也嘉種者即黃茂也故毛公曰黃茂嘉穀也漢儒好言瑞應遂有天降之說不知天之雨粟亦妖異而非禎祥王充以為風飄他處之粟非天之能雨說亦良是其以為聖人能感天之雨粟者亦釋氏誕妄之說相與為類耳漢之俗儒同佛老鬼神之說宋之駁儒同佛老性命之旨皆反經以正人心者之必辯也

駁儒謂子韶陸子靜之流

取羝以軷　軷者行道之祭周禮大馭所謂犯軷遂驅之聘禮所謂乃舍軷飲酒於其間是已聘禮既為大夫越境之行大馭馭王玉路以郊祀南郊在國門外以行遠故必犯軷以祓不祥齊僕馭若王修宗廟之祭在公宮左無容犯軷此詩上云釋烝黍粱下云燔烈既為饋食之祭則無犯軷之禮明矣且軷之用牲杜子春曰轢軷磔犬亦不用羝蓋其事小不得用宗廟之牲也后稷于唐虞為卿士故言有家室而不言有國於禮不得具

大牢則以羊為上羞此較字或羞字之譌羞與上文揄
蹂叟浮叶韻脂惟亦可通叶不敢信為必然姑闕可也
狗其誤而曲釋之必有所窒矣
肆筵設席　毛傳曰設重席也集傳因之按重席者席
上加席一筵而二席也今此優同姓之侯氏雖情在加
篤而重席者唯王於斧依之前則用以自尊禮無可踰
不得為侯氏設也然則所謂筵者莞筵紛純也席者繅
席畫純也几者彤几也一筵一席而非有重周禮諸侯

之昨酢通席與筵國賓於牖前者如此乃待諸侯之隆儀而必不可同於天子毛傳失之

四鍭既鈞　毛傳曰鈞矢參亭參亭者三訂之而勻也鍭矢一在前二在後參而訂之故曰參亭然鍭矢弩矢也弓矢與鍭矢等者為殺矢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唯恒矢則用諸散射散射者禮射也此宜用恒矢之軒輖中如字讀者而顧用參亭之鍭矢蓋射椹質而非射大侯也椹質難入故用鍭矢以益其力周禮澤共射椹質

之弓矢鄭司農衆曰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中者得與于祭故曰序賔賔者祭之賔而非射之賔也其禮行於祭之先曰而此追叙之

集傳曰既燕而射以為樂葢屬未審

酌以大斗　此斗字本音知庾切字或作枓儀禮司宮設罍於洗東有枓注云㪺器也如字讀作陡者量器其音知庾切者㪺器音義各别按宣和博古圖有漢龍首

鐎斗其器圓容一升又有熊足鐎斗圓而上有口承蓋容一升四合有半皆有流有柄三足有耳許慎說鐎斗温物之器又趙襄子使厨人操斗以食代王斗固為行食之器而其有流虯起如愽古圖所繪二斗者則必酌酒之具也所容不過升餘此云大斗其容必倍酌之以實觶爵必相容自與量器之斗 陸 容十升者異淳于髠曰一斗 陸 亦醉則通計所飲而言非以酌也談苑醍醐引律歷志聚于斗溝洫志其泥數斗易曰中見斗皆作

知庚切亦誤壯斗之斗象斛器當讀如大斗之斗其泥數斗十升也自當如字當口切舊注以此斗字讀知庚切當叶韻非是

鞞琫容刀 小爾雅曰刀之削（七笑切）謂之室室謂之鞞琫珌鞞之飾也分疏未悉不如劉熙釋名之明劉熙曰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鞞鞞卑也在下之言也皆刀鞘之飾也故毛公曰下曰鞞上曰琫今按玉古圖攷繪有玉螭璏（同鞞）琫二其琫形如環而橢長旁蟠螭環

孔大而穿琿如箭旁出蟠螭箭中孔小而不穿云是高辛墓中物如環孔大楕長而穿者鞘口飾也狹長如箭孔小而不穿鞘下飾也正與毛公劉熙之說合矣唯左傳杜預解云鞞佩刀削鞘上飾鞛同琫下飾則以鞞為琫為鞞然其為鞘室之飾則同也集傳乃以鞞為刀鞘琫為刀上飾誤矣以鞘為鞞似沿小爾雅而誤以琫為刀上飾則更無可據矣刀劍上飾謂之鹿盧古衣服令曰鹿盧玉具劍是也容刀者為容之刀具刀形而無利

刃如令肩輿前旁挿之劍以爲容觀而不適於用傳注

未悉

執豕于牢　上言曹者牧豕之地此言牢者豢而待殺之檻獨斷所謂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者雖祭祀之牲與燕飲之牲豢之有異而可因以知牢之制也

其軍三單　毛傳曰三單相襲也立義精覈而不易解了鄭氏乃云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則誤矣公劉自西戎遷豳地狹民寡安得有三軍之賦乎單

者董仲舒所謂口軍也百畝以食八口除老弱婦女率可任者三人三分而用其一益百畝而賦口軍一與後世所謂三丁抽一之説畧同單一也三口而一軍故曰三單其賦大多而不與周制同者公劉當草𠢎之初外禦戎難内修疆圉一時權制而上下同患民不怨勞則仁愛所結亦諒其不得已也顧定賦則然而上役休罷更番充伍故毛公曰相襲者猶言相代也亦以明三單之非横役矣然此三單之法唯以之度隰原之賦而夕

陽之山瘠者則但徹田為糧而不賦其軍及芮鞫既即之後隰原之賦則亦應漸減則所謂止旅乃密者是已

取厲取鍛　毛傳曰鍛石也鄭箋云所以為鍛質蓋許慎之所謂小冶也小冶者泥雜瓦屑為之以盛五金而鎔鍊者若用石為之則入火爆裂此物理之必然者古今一也且厲石鍛質所在輒有豳在渭北去渭二百餘里必遠涉渭南而取之何其迂而不憚煩耶且厲鍛之需無幾耳使數人取之可給萬人數年之用此亦何足

紀哉厲鍜葢古地名延綏塞上有故祖厲城疑即厲與取者收奪之名亂治也涉渭為亂者南畧地而至於渭取厲取鍜者北畧地而至于狄境故曰止基迺理以土地之斥而言也爰衆爰有而曰止旅迺密地斥而民以衆也以文義求之自應如此若集傳云鍜鐵也尤不知其何據

戎雖小子　民勞板抑三詩言小子者戎雖小子鄭氏則以為王以小子自遇小子蹻蹻鄭氏則以為女反蹻

蹻然如小子於乎小子集傳則以爲衛武公之自稱然斥王爲小子旣嫌於倨侮武公八十而自稱小子謙不中禮矣周書芮良夫曰惟爾執政小子又曰惟爾執政小子則小子葢當時執政之稱也按周禮夏官有小子其屬下士二人職雖卑賤而掌狗陳贊牲受徹之事則左右之近臣也或因狎習而與執政故詩書皆斥告之猶趣馬亦下士而十月雲漢皆鄭重言之葢周末寵任童昏便嬖小子在王左右得以上執國政遂爲嬖職已

淮南子曰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

泄泄　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度也郭注云佐興虐政設教令也厲王暴虐與幽王淫昏其惡不一改易舊章興利虐民如弭謗之類教令煩苛而榮夷公之屬為廣設科禁以逢合之即下文所謂自立辟也故孟子以改制先王之道者為泄泄泄泄沓沓皆水流冗迫喧偪之貌失之急而非失之緩若以為怠緩説從則瑣屑小人不

足以爲大害且厲王苛虐亦不足以逢其惡也孟子所
指斥亦李悝商鞅申不害之流非倖幸也
曾莫我敢葵　葵之爲揆於義無取揆音求壘切與葵
字音義縣隔按葵草名嚮日傾而蔭其趺故左傳曰葵
猶能自衛其足是葵有蔭義借爲庇蔭之旨莫我敢葵
言上方興虐政疾苦其民牧民者莫敢亢上意以庇民
也小雅天子葵之義同言樂只君子宜爲天子所蔭庇
也

夸毗　方言夸淫也毗懣也爾雅夸毗體柔也毛傳亦曰體柔之人葢淫夫眈色心懣急而體柔靡之狀故曰威儀卒迷則夸毗者筋骸不朿而無儀可象也小人之迷於貨賄權勢者誠有如婬者之懣悶而骨醉情柔也集傳云夸大毗附也析字立義而非古語之本指古今各有方言自不容以今人字義解之

蜩　螗　毛傳曰蜩蟬也螗蝘也蝘者即夏小正所謂匽也小正五月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又曰匽之興

五日翕望乃伏又曰唐蜩鳴唐蜩者匽也然則蜩之與

螗類同而實為二物矣爾雅蜩句蜋蜩螗蜩益蜋蜩蜩

也螗蜩螗也埤雅曰蜩與螗異實非一物螗江南謂之

螗蟒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色黑昔人啖之禮有蜩范

是已故莊子痀僂承蜩承之以食然佃以為色黑則與

小正五采具之文不合今按色黑而鳴聲大者馬蜩也

一謂之蝒一謂之蚱蟬具五色者蜋蜩也二者皆蜩也

則小正埤雅之言不妨兩存蟲魚禽獸形同色異原無

分别亦猶丹白皆雜騂玄皆牛耳若螗則似蟬而小郭璞曰螗蜩者蝘俗嘑為胡蟬方言注又云似蟬而小鳴聲亮令山中有此一種大如小指鳴於澗薄草際不登高樹夏初雨後鳴聲圓細至盛夏即無葢小正所謂五日翕望乃伏也二者形狀畧同而大者乃蜣蜋丸中之子所生既蛻而復為蜣蝍小者蠐螬所化所謂復育為蟬也其伏則不知所終要之螗小於蜩而陸璣乃以螗為蜩之小者誤矣如蜩如螗各有所喻如蜩煩囂相和

也如螗隱見不恒也如沸淪亂不寧也如羮蒙糊無別也傳注俱所未悉

匪上帝不時　廣雅時善也匪上帝不善言匪上帝不生善人特殷不用耳舊訓時作辰與下文文義不屬

飛蟲　赫　蟲之飛者撲之而已無容弋而獲之弋者生絲繳矢所以射鳥非所以獲蟲者也飛蟲蓋即拚飛之桃蟲鷦鷯也故鄭箋謂自恣飛行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小人放縱久無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閒者而誅女

我恐女見弋獲往教正女以覆蔭使免於禍女反赫我也赫讀如莊子鳶鴟視之曰嚇呼駕切之嚇鳥有所挾而鳴以距物之聲

職涼善背　小爾雅曰涼佐也毛傳曰職主也是時榮公位三公主國政芮伯為大夫佐之不相協合或善或背乖異而無以為民極故曰職涼善背主者行同冦盜佐者以不可諍止之不見聽從而反相巧詆故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傳以涼為薄箋為諒於義未諳

靡神不宗　毛傳曰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虞書禋于六宗孔氏傳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然則宗者即六宗之祭而云尊者以釋宗祭之所自名鄭氏乃云無不齊肅而尊敬之非也六宗之祭孔氏以為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叢子曰埋少牢於大昭以祭時祖迎於坎壇以祭寒暑主於郊宮以祭日夜明以祭月幽禜以祭星雩禜以祭水旱禮記祭法與此正同而祖迎譌為相近幽禜雩禜則禜皆

為宗故干祿書曰雩宗之宗音禜則神靡不宗者亦靡神不禜也大祝六祈四曰禜鄭司農衆曰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以合之六宗之祀曰郊宫之祭也月夜明之祭也星幽雩之祭周禮宗伯所典以槱燎祀之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也辰者時也大昭之祭也坎壇所祭之寒暑亦與焉而雩禜者當即槱燎所祀之風伯雨師以其為本禜故畧而不言其兼山川者則月令所謂命有司為民祈請山川百源是已盖日月星時寒暑既各為

一宗而雩禜則合祀之復益之以山川焉故曰靡神不宗而毛公以爲索鬼神而祭之也索盡也盡六宗而皆禜也日月星辰上也山川下也大昭坎壇壇而無主則瘞少牢郊宮夜明有主則奠牲幣故曰上下奠瘞皆雩宗之祀也若漢以風伯雨師靈星后土稷神先農爲六宗則星有三祀日月時寒暑不與旣爲缺典而合地祇人鬼於天宗亦殊不倫應劭賈逵以爲別有天田星尤屬穿鑿然要以爲祈年之祭則宗卽禜祀以禳水旱而

不得謂為齋肅而尊敬之也鄭氏禮注乃云宗禜字之誤而不自知其誤之甚矣若王莽以易六子為六宗王充以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曰六宗失祈禜之旨至張髦以三昭三穆之廟為六宗後漢書臣昭注以六宗為祭地則尤禮家之稂莠所必鉏而去之者也

云如何里　鄭箋云里憂也如何憂則可以不憂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鄭氏之意謂里與悝通悝字有大也

病也二義集傳用鄭說而又云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夫有所聊賴則不憂矣如何憂與如何聊賴詞正相反是又與里憂也之訓相矛盾按考工記里為式注里與已通已止也云如何止者不知早既大甚之後作何究竟也即下文大命近止之深憂也

錫爾介圭　鄭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尺二寸者天子之鎮圭也王以之賜申伯則上替也申伯受錫而不辭則下陵也雖東周衰弱之天子然必以改玉改步拒

强侯之僭而謂宣王之於申伯以天子之圭命之乎集傳曰介圭諸侯之封圭是也介者介紹之以見於王也覲禮侯入門右坐奠圭錫爾介圭者錫之以圭使可介而見也申伯爵蓋躬圭長七寸

仲山甫　毛傳曰仲山甫樊侯也集傳因之按潛夫論曰慶姓樊尹駱仲山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在今河內後有樊伯子令令考所謂南陽者即晉起南陽之南陽也在大行山之南故一曰陽樊杜預曰野王縣西

南有陽城其地在今懐慶府修武縣後漢書注謂樊在
襄州安養鄉者誤也樊後爲蘓忿生之田桓王以與鄭
又奪之以與皮皮叛虢公討之地入於王室襄王以與
晉文公則樊者東都之采邑而非國也仲山甫宣王之
大夫食邑於樊雖受地視侯而不君其國故從天子大
夫稱字之例其生也曰仲山甫其没也謚曰穆仲與申
伯韓侯之稱侯稱伯者異服虔曰陽樊樊仲山之所居
言居則非侯國明矣其曰樊仲山者大夫賜氏或以官

或以邑或以氏然必卒而後賜之氏則仲山甫之子孫以王父之邑為姓而追稱之曰樊仲山若仲山甫自慶姓而王符仲山甫亦姓樊之說亦非也尹亦慶姓吉甫與仲山甫同姓故吉甫作誦稱仲山甫而不舉其氏蓋親之也

梁山　韓　貊　潛夫論曰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近燕是也又云後為衛滿所滅遷尻海中此則三韓之先世夷狄之君長非侯封之國也若鄭氏謂梁山為韓國

之鎮令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集傳因之則以此韓為武王之胄左傳所謂邘晉應韓者其國後為晉所滅以封韓萬之韓而梁山為春秋梁山崩壅河不流之梁山矣按此詩云燕師所完今韓地在陝西韓城縣梁山在乾州境内去燕二千五百餘里勢難遠役燕師鄭氏曲為之說以燕師為燕於見切安之師牽强不成文義按竹書王師燕師城韓固有明徵若山之以梁名者所在有之非僅夏陽西北之梁山也山海經曰管涔之北有梁

渠之山修水出焉而其流注於鴈門計此梁渠之山當在山西忻代之境居庸之東與燕鄰近故燕師就近往役而韓國之產熊羆貓虎韓國之貢赤豹黃羆皆北方山谷所產一統志載忻州產豹代州產熊皮豹尾古今物產有恒與詩脗合若乾州韓城濵河之野未聞有此且詩稱川澤之美不及黃河則梁山非夏陽之梁山又明矣又貊為韓之附庸地必近韓按山海經貊國在漢水東北地近於燕燕滅之所云漢水者未詳其地然漾

沔皆名漢而去燕甚遠則漢字或涞字傳寫之誤貊國在涞水東北東界燕之西境與燕接壤為燕所併而其初附庸於韓固其宜矣若郭璞曰今扶餘國即濊貊故地在長城北去玄莬千里與王符滅於衛滿遷於海東之說合然荒遠之域非韓侯受命之土四夷雖大皆曰子不得稱侯也且王錫韓侯以革路革路以封四衛者夏陽之韓去畿近侯服也韓與晉邘同封者武王之穆也同姓懿親宜受金路之錫唯此韓國北界貊狄去王

鐵千里而外隔以大河故受革路之封而其命之詞曰纘戎祖考戎女也使為夏陽之韓則武王之裔韓之祖即周之祖也而何為疎遠之曰戎祖乎王符去古未遠而詳於世系之學故其說差為可據若以一時有二韓國則亦猶名公之後封於薊姞姓之國封於胙城皆名曰燕不嫌於同其在於今府州縣之有七太平六永寧固不相為還避也

鉤膺鏤錫　鏤錫者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惟王之玉路

有焉金路鉤象路朱革路龍勒皆無鍚臧哀伯曰鍚鸞和鈴昭其鳴也鍚蓋鈴屬動則鳴者昭者別也唯天子之路有鍚諸侯鸞和鈴而已所以昭貴賤之等也韓侯爵唯得有金路以下而遠為四衛之國故鍚以革路且不得有鉤而況鍚乎施鉤鍚於革路之馬既龐雜而不成章以玉路之飾予諸侯則是器假人而鳴不昭矣周衰典禮紊亂宣王因之不能革正詩人意在夸示雖非以刺其濫僭而讀者可因之以見典禮之失故曰詩可

以觀

鞗革金厄　鞗音他刀切鞗革者鞗纓五就之革路也韓爲四衛之國故錫以革路若方叔天子大夫當乘夏縵而亦云鞗革者葢革路又以即戎奉命專征則用王之戎路如王之親之也厄與軛通士喪禮注楔貌如軛今文亦作厄軛所以施衡者金銅也毛傳以謂烏蠋是已宣和博古圖有周輅托轅二皆以銅爲之本豐末岐出在上者短而上曲在下者如鵝頂曲起觷上耑末平

銳如鳥頸承咮蓋所謂烏蠋蠋噣也鄭氏以爲小金環約革轡者失之

程伯休父　顓頊之子黎世爲火正堯紹重黎之後命羲伯復治之故重黎世序天地以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休父爲宣王大司馬故司馬遷自序以爲其祖程者休父所食縣內之國稱伯者如春秋渠伯凡伯毛伯召伯之類其爵也大司馬卿也集傳以爲大夫失之程之爲地在西周畿內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

豐周書曰王自程竹書王作程皆此程也孟子謂之畢郢（音程）在豐之西及既遷豐鎬之後程為閒田因以剖封而休父以大司馬有功受之漢書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注云古程國伯休父之國葢宣王都西京休父食邑宜在西都畿內而上程在雒陽百里之內以供官者非分封之地也

詩經稗疏卷三